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三

雲間夏允彝撰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荆河惟豫州

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元命苞曰。鉤鈐星別爲豫州。其地八方所輳。爲天下樞。故古人於此定都。三河三亳。咸在斯區。夏都城南。踰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周召定都洛邑。而成王

卒不果遷。逮宣王中興，自濟之洛，狩于圃田。及于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然宣王卒亦不果。至平王遷而周衰，故謂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然溼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崑澠，據關河之寶，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故稱爲咽喉九州，闡域中夏。唐末朱朴爲遷都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輿鳳林爲之闕，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

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光武雖起而未王也。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淺水薄，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固水深土厚，而人心彊悍，狠戾未即可服。襄鄧旣爲內地，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侵軼之限，此建都之極選也。秦觀曰：長安在殽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

卒不果遷。逮宣王中興，自濟之洛，狩于圃田，及于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然宣王卒亦不果，至平王遷而周衰，故謂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然漚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崑澠，據關河之寶，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故稱爲咽喉九州，閩域中夏。唐末朱朴爲遷都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輿鳳林爲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

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光武雖起而未王也。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淺水薄，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固水深土厚，而人心彊悍，狠戾未即可服。襄鄧旣爲內地，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侵軼之限，此建都之極選也。秦觀曰：長安在殽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

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于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軸轡銜尾。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殺鼃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天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夫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此定勢也。洛陽與長安皆大發于周。而其機啓自神禹。龍門鑿而涇灃漆沮會于渭。汭入河。長安始可都矣。伊闕鑿而伊與澗瀍會於洛。汭入河。洛陽始可都矣。豫之河患次于兗。故二州疆域並繫以河。

伊洛瀍澗旣入于河

伊出陸渾山東北入洛。洛出冢嶺山東北入河。渾出北山東南入洛。澗出沔池山東南入洛。伊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四水以洛爲主。澗渾旣入洛。此先言伊者。以水之大小爲先後也。古稱三川伊洛河也。其形若鼎。濟洛二水同豫州入河。共爲豫患。濟大而洛小。乃洛爲一州之專害。濟則數州之公患。其雷夏澤大野瀦濟水之治。已散見于兗徐諸州。惟洛出入皆在豫。故先洛也。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異者。涇渭漆

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各別志之。伊洛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江漢同文。世稱伊水爲鸞水。北入伊關。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伊瀕大山。屬連數百里。其生植多材木。林竹薪蒸。橡栗之饒。歲取之。設方澗以載。浮伊而下。循渠引行。人用賴焉。山海經曰。灌舉之山。洛水出焉。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是爲洛汭也。禹治水時。神龜負書出于此。

名洛口北水以河爲宗。豫水以洛爲宗。宋元豐  
一改汴口爲洛口。名汴河爲清汴。凡以取水于洛  
也。復置清水以備淺澁。元祐間。乃于河口分引  
渾水。遂自澗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  
矣。今則汴盡爲河。無復清流也。

滎波旣豬

沈水入河而溢爲滎。洛出爲波。洛入河則記波  
豬宜也。而兼識濟出之滎者。以濟亦豫州入河  
而後溢爲滎。故蒙洛入河。又見滎能受濟之溢  
波能安洛之流也。滎澤今已塞爲平陸矣。滎澤  
之口。與今汴河口通。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  
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  
鴻溝。或曰浪宕渠。或曰浚儀渠。或曰石門渠。漢  
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爲門。以遏渠口者是  
也。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  
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  
入汴。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東  
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絕。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

渠而河汴達于淮泗者。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宋都于汴。歲漕六百萬石。專辦江淮。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宋漕凡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陳蔡之粟。自惠民河。京西之粟。自廣濟河。後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所運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唯汴河是賴而已。若宋時近都城者。唯汴蔡諸水。而黃河流經城之東北。以達于海。至元時。河始南徙。逼城流。合汴泗入淮。國朝正

統時。亦嘗分決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南入海如故。夫土疏固。易遷徙。而流雜泥沙。又易淤澱。以故水載高地。堤日增。而城益下也。治河之策。今爲益亟矣。或謂治之之策。或疏或塞。無容執一。故道若高。則不必于必疏。新流若下。則不必於必塞。當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然治河于滎澤之間。則宜疏濬之功。多隄防之力。少蓋自滎澤孫家渡口。至項城南頓。二百里間。涓涓之流。時有淤淺。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



之勢不可遽回。惟疏澤深廣。使水勢少殺。則決口可塞矣。

導荷澤被孟豬

濟陰之南有荷山。故名其澤爲荷澤。孟豬在荷東北。相去百四十里。水流溢覆被之。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孟豬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涸時多。故導荷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故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也。兗豫接壤。滎與荷澤。皆以志濟也。滎波在豫西北。荷孟在豫東北。荷澤今涸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高者壤。下者墳壚。土黑曰盧。盧然解散也。凡耕之道。必始于壚。爲其寡澤而后枯。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凡糞種墳壤。用麩。竭澤用鹿。土化之法。謂化之使美也。糞種。謂煮取汁麩。聚草澤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麩暖。民隨之種稻。其收百倍。此即今人糞田法也。墳壤。潤解也。竭澤。故水處。

即墳壚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又謂賦錯上中其雜出之等。豫州田賦與冀州相乘除爲上下其雜出之等。高於正額故先言錯賦高于田者人工修而山澤之利廣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利漆枲。又周官載師漆枲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爲征而此則貢者。蓋周時豫州在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以制貢。禹時

豫在畿外故有貢。推此則知冀州不言貢之意矣。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南越紵布皆用此麻。白紵歌曰白紵質如月輕如雲色如銀。漢制賈人不得衣紵。劉季札贈子產以縞帶。子產獻紵衣焉。紵亦美服也。故吳地貴縞。鄭地貴紵。詩曰東門之地可以漚紵。纊綿也。漬繭擘之精者爲綿。麤者爲絮。內則曰婦事舅姑左佩緘管綿纊。玉藻曰纊而繭緼爲祀。磬有以玉爲之。

者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治玉之石爲磬錯也凡言錫者皆非常貢豫州職貢略與兗相似者蓋二州皆近冀冀爲甸服專供粟米充豫二州近京師則專供服御禹制貢先服食而後器用以及珍幣也

浮于洛達于河

此在豫西境者也若東境徑自入河不必言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華山四川之際東北曰冀東南曰豫西南曰梁西北曰雍四隅分四州也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梁雍爲黑水者七而此水爲梁雍二州之界當自雍之西北經梁之西南以入於南海以今考之闌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羅泌曰溟渤漲洋天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沙于之設乎北天地所以遮西而制北也激障霧于東維界黑水于南極泄流沙於西陲決弱水于北濊此天地所以界四維也

蓋黑水在梁雍間。涉者則脛黝黑。梁者西方金氣勁強也。或云梁米出于蜀漢。香美逾于諸梁。梁州之名以此。周禮以其地爲益州。元命苞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亦曰彊壤益大。故以名焉。梁即今全蜀之地。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關塞始通。止言金牛一道耳。餘皆禹迹所暨矣。大抵蜀地與秦隴接境。爲天下要脊。世治則服從。世亂則割據。張華曰。蜀漢之士與秦同城。南跨邛笮。北阻襄斜。西即硤礙。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然巴蜀之險。又以漢中爲門戶。牟子才曰。漢中前瞰米倉。後蔽石穴。左接華陽。黑水之壤。右通陰平。秦隴之墟。黃權以爲蜀之股肱。楊洪以爲蜀之咽喉。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又曰。重慶爲保蜀之根本。嘉定爲鎮西之根本。夔門爲蔽吳之根本。梁之名四川也。以岷瀘。維巴。四大川也。宋南渡始分益梓利夔四路。即今之四川矣。但益在川西。夔在川東。而利梓俱在川北。而

川南缺焉。若嘉定則川南也。四川之形勢，北有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蕃。松蕃以孤城介生蕃之域，乃待食于龍川。懸命千里之外，設爲羗戎所截，則疊溪以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限外隱窅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爲董卜韓胡所據。是肘掖之災，且復有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草陂一道，可抵汶川縣。泄里壩一道，可抵灌縣。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顯禍乎。

### 岷嶓旣藝

岷山江水所出，嶓冢漢水所出，蜀以山在蜀東者通爲嶓冢。近在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史稱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汶山即岷山也。古稱岷山夏含霜雹，爲崑崙之伯仲。中江出于崆山，北江出於岨山，皆注于岷江。方江漢之流未滌，水或汎濫二山之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旣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矣。世

傳杜宇命其相鰲靈作三峽以通江水而李冰  
離堆之鑿最有功于蜀然僅因禹績效一疏鑿  
之力耳。冰能知地理謂岷山爲天彭門及至湔  
道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乃壅江作壩。  
穿郫江簡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  
多梓柏大竹。頽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  
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  
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天下謂之天府  
也。

### 沱潛旣道

江漢支流皆名沱潛。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  
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蜀之山川凡居  
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于岷者皆曰  
江。出于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合者皆曰沱。漢  
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殆方言故岷謂之汶。漢  
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羌。梁州不言江漢。以  
岷嶓沱潛源流之治見之。江河淮漢惟一見。而  
沱潛于二州再書旣道。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別。

也。酈道元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出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鄭玄曰：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今按蜀中諸水，咸出岷江，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尖囊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沃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湔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于灌。經灌西南流者，今謂之南江，即禹所導岷

江正流。自秦李冰鑿離堆，引江水循灌城東注北折，于是始以東南正流爲南江。經離堆薄灌城而東北注者爲北江。北江出自寶瓶口，穿三泊洞而北注者爲外江。外江自寶瓶口直東入五斗口而東北注者爲內江。內江北經崇寧彭縣新繁漢州界，出金堂峽。內江東經郫縣崇寧界內，過府城北，南會府城前江，以趨于彭。合彭山金堂諸水，會于瀘州。合綿涪諸水，并嘉陵江，經合州會于重慶。合碶雅諸水，會于嘉定。合松潘之

西南入尖囊大渡河者會于叙州。遠近漑田，不可勝計。然各府塘堰，皆民間自脩。官課其成而已。獨離堆山設立都江堰，在岷江中流。歲費鉅萬。元時用石砌堰爲石門，以時啓閉。復鎔鐵爲龜。至國朝更爲鐵牛鐵柱。水患乃殺。然治之之法，無愈李冰所題深淘灘，淺作堰兩言而已。

###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水患平。始祭也。蒙者沐也。言雨露常蒙也。蒙頂受陽氣獨全。故產茶，芳香獨烈。沫水即大渡河，水脉漂疾。

代爲患。蜀守李冰嘗鑿離堆，避沫水之害。則禹當時于此處用功多也。梁州之山，西山皆岷，北山皆嶓，南山皆蒙，峨眉之在禹貢，則蒙山之首也。旅獨于梁雍言之者，蓋九州始于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于蔡蒙荆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于蔡蒙，雍之山始于荆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

### 和夷底績



和夷西南夷名其地致功可藝也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即所謂和夷也又和瀆曰桓自桓水以南爲夷魚腹縣南夷水出焉二水皆入于江又山海經曰和山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於河則和亦以山名矣

厥土青黎

青黑色黎小疏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食向傳成都土疏也或云黎似黎草色

厥田惟下上厥賦錯下中三錯

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或以爲戶有增減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歟然豈冀揚豫梁獨年力之難齊而餘州皆可歲耕者耶蓋冀州地大物阜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寬之豫爲中土原田旣美入功亦修幾與冀埒故賦旣上中而又間出上

上以進之。揚田下下。然人稀而地力亦盡。故賦  
高于田二等。而間出又進一等。此實東南繁阜  
之權輿矣。梁田下上似優於揚。然多山而少田。  
人功亦劣。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  
等爲之上下。間出調劑。可謂密矣。以四州爲法。  
而餘州可見。雍荆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  
之極。人功脩也。雍州降之極。人功少也。後代卒  
不能易禹之等。惟雍州沃野千里。秦漢以來稱  
天府之國。而禹時洪水初平。風氣未開。觀公劉  
太王之初起。陶復陶穴。則昔之雍州。豈後之雍  
州哉。然田曰上上。則人事氣化。亦已有所待矣。  
或曰梁州夷狄比境。變故不常。故無事則錯出  
第七。有事則錯出第九。此未必然也。禹迹方隆。  
聲教四訖。豈有夷狄之憂耶。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美玉也。又玉磬也。君子比德于玉者。溫潤而  
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  
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聲詘然。樂也。瑕

瑜不掩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若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故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鐵先見于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蜀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于鐵。臨邛有古石山。出石鑛。火燒成鐵。甚剛。因置鐵官。天下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漢關內有鐵官。唐天下有鐵之縣。一百三。宋鐵冶七十七。皆多於漢。蓋上古之時。未有鐵器。磨蜃以耨。春秋演圖曰。八政不中。則鐵飛。管子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行商服賈。垂軺輦者。必有一斤。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又曰。斷山木。鼓山鐵。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怨疾而內敗。故善者與民量其重。計其贏。君得其三。民得其十。又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則民疾作爲上使。故鹽鐵立而齊以富強。益州醴町山出銀。捷爲郡。朱提山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他銀一流但直千。捷爲正梁州之境。是梁州銀獨美也。銀但不及金玉。餌可以爲地仙。鏤者可刻鏤。剛鐵也。凡世所謂鋼鐵。多鍛鐵爲之。僞鋼也。真鋼雖百煉不耗減。金剛不洵不消。可以切玉。華陽國志曰。臺登縣有孫水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砮是也。又寰宇記曰。定笮縣有鐵石山。山有砮石。火燒之成鐵。爲劔戟極利。定笮亦近臺登矣。熊獸似豕。山居冬蟄。殆春而出。赤熊見則奸人自遠。熊居大樹孔中。以物擊樹曰。子路可起則下。不呼則不起也。熊脂一名熊白。味甘微溫。可療風痺。熊壽五百歲則能化羆。如熊多力能拔樹。赤熊見。奸宄息。佞人離則出。嶧冢之山。其獸多羆。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熊羆毛有綠光。長二尺者最貴。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謂之三德。狐死首丘。不忘本也。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九尾者子孫繁多也。于尾者後當盛也。詩曰。有狐綏綏。在彼其梁。又曰。莫赤非狐。

莫黑非烏。莊子曰：豐狐文豹，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禹三十未娶，至塗山，有白狐九尾來造，塗山人歌之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子家室，我都彼昌。禹乃娶塗山女，狸伏獸也。禮曰：狸首之班然。管輅曰：雖有牙爪，微而不僵。雖有文章，蔚而不相。蓋鉛錫之精，是爲狐狸。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織毛而曰皮者，毛附于皮，故以皮表毛也。又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罽貢于荆，又貢于梁，重武事也。徐貢浮磬，此貢玉磬。豫

貢磬錯，則樂器磬最重矣。貢鐵實始于此。至漢桑孔之徒，權利遂與鹽並。至唐理財之官，遂號鹽鐵使，鐵利彌重矣。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於沔，入於渭，亂于河。梁州僻在西南隅，去帝都最遠，故貢道水陸並行。西傾雖雍州山，其南桓水出焉，乃梁之水也。桓之東，有潛水與桓通，故自西傾山下，陸運，依傍桓水而來，不曰浮桓而曰因桓。至潛，乃用舟也。潛之北，有沔，阻漾枝津，水淺不得渡，必舍舟。

而陸南歷岡北迤邐而接漢沔焉。沔之北有渭，又阻褒斜，褒水南通沔，而斜水北通渭。其間絕水百餘里，又必逾褒而歷衙嶺，從褒斜屆武功以入于渭焉。至渭則絕河而渡，即達帝都矣。自渭入河，由西而東，橫絕而渡，不由河中行也。貢道莫利於水，莫不利於陸。故言浮言達其常也。唯荆梁間曰逾，然陸運特以濟水運之窮，豈樂用之哉。西傾在今臨洮，洮水出其北，桓水出其南，或曰桓即洮水。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曰：「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下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是浮潛逾沔之道。漢人嘗用之。今蜀人通貢賦，水則大江，陸則棧道，潛沔入渭之道無復講矣。若入蜀之道，其西南曰褒谷，從襄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棧道有四，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

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也。

###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而西，故言梁州之境，先華而後黑水，繇梁適雍，自南而北，陽故先黑水而後西河，雍，壅也，四面有山壅塞爲固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凶急，又雍州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以爲名，漢改雍州爲涼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元命苞曰：東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秦國，東距阪，西有漢中，南含高山，北阻居庸，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秦謂之秦川，以其東自函關，西至隴關，在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漢志稱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天水隴西，民以板爲空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

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  
面東制諸侯。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  
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  
之國也。班固曰。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  
左據函谷三嶠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  
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  
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  
阻。則天地之隩區焉。關中形勢。自古爲帝王之  
都。但地迫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之患。必盡

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爲郡。乃  
可爾。章俊卿曰。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  
大勢分爲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  
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夫江南所恃以  
爲固者。長江也。而四川據長江上游。下臨吳楚。  
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  
河也。而陝西據黃河上游。下臨趙代。其勢足以  
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鄭  
曉曰。雍州之險。在華岳與黃河。交會雖在潼關。





再貢合誌 卷之三  
車渡弱水到鍾山祠上帝於北河其言類誕妄也

### 涇屬渭汭

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頭流注于渭于今爲笄頭山也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渭水出南谷山東入河汭水出弦蒲藪西北東入涇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雍州之水渭爲大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於汭而下屬於渭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者渭也傳疏爲水北曰汭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又水之隈曲曰汭汭者水相入也夏書以洛表對洛汭則汭水北之曲也導渭不言汭而洛汭媯汭並以水北爲義本州貢道亦云會于渭汭則渭汭之爲一水明矣蓋言涇入于渭水之內如漆沮之從澧水之同皆主渭爲言也若



原櫟陽南限入涇陽立斗門以均水秦漢時涇  
河平淺計古溝澮猶有存者故引河作渠直易  
易耳年久河益深水勢與渠口相懸益就上流  
然後能引水而疏鑿非故渠且多石故其用力  
尤難然欲變鳥鹵爲沃壤亦存乎人而已劉麟  
有言北隨四地以開渠南高涇渭之岸東北杜  
入河之口如李冰壅江作壩法即高陵櫟陽以  
北不讓江南諸郡矣

漆沮旣從

踰次之山漆水出焉沮水出子午嶺雍地四漆  
沮而實三派詩漆沮入渭之上流書漆沮入渭  
之下流禹貢漆沮唯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它  
皆非也導渭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  
沮所謂漆沮者僅常一見而其水行之序又在  
澧涇之下則澧涇而上凡後世名爲漆沮者皆  
非禹貢之漆沮也周之漆沮在漢漆縣縣之詩  
曰民之初生自土漆沮自遷岐爲始岐固在漆  
縣境也秦漢以後皆言洛即漆沮所謂洛水者

源出戎夷中。自入塞後，逕鄜坊同之三州，始入渭。槩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於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而皆合流，以入于渭。故後人皆指入渭之水爲洛，而曰洛即漆沮，言其本同也。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也。

澧水攸同

澧水出秦嶺西北，流至矩陰山，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澧渭相若，故言同。漆沮下流，既已附從，則上流不壅。澧水亦遂東行也。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矣。

荆岐旣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諸山皆旅，治功畢也。治水從下自東而西，荆在岐東，非荊州之荆也。荆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縻星。荆即三原之嵯峨山，特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舉。

在目前。視秦中如指諸掌。史載黃帝鑄鼎於荆山。山頂有雲氣即雨。岐者山有兩岐也。周自太王居岐之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岐山南有周原。其山四周也。終南山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中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山也。既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惇物。其以太一爲終南。垂山爲惇物者非也。蓋終南南山之總。一曰太一。一曰地肺。一曰太白。一曰太華。太華在華陰。終南在咸長。太白在郿谷。各望其地異號命爾。其山首枕蒿芒。尾貫羗蜀。表裏秦關。蓋邦域大觀云。柳宗元曰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名終南者言居地絡陰陽之中。即所謂中條山。其南山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嶺南爲地絡之陽山。爲南列南條水則爲江州。則爲梁。北爲地絡之陰山。爲北列北條水則爲河州。

則爲雍。星野亦于此分焉。是地之脊也。世傳武功太白。去天二百。山中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雨至。鳥鼠詳導山。

### 原隰底績至於豬野

下濕曰隰。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至豬野之澤。豬野今涼州也。其間相去幾三千里而皆曰底績。幽風特務桑農。好稼穡本業。而涼州自魏太武北伐。言姑臧無燥地。澤茂草盛。水土乃爾。其地誠沃土也。又漢書涼州之畜爲天下饒。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穀糴常賤。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

### 三危旣宅三苗丕叙

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見黑水之已治也。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左傳云。

先王居檣杙於四裔。故允姓之奸。居於氐州。氐州即三危。今燉煌地多生氐。今猶出大氐。長者氐入其中。首尾不出。禹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蓋西方金氣所積也。三苗西羌之祖。其國近南岳。在柴桑彭澤之間。即左洞庭。右彭蠡。負固而亡者也。及舜乃徙之三危。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又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使安居焉。後世以爲投之四裔。若絕之者。非聖人之心也。其竄者旣不叙。其留者猶不即工。故命禹徂征。及後來格。考其善惡而分背之。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崗山菁之中。有曰狇。曰狽。曰獠。曰獠。曰獠之類。凡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猫。即三苗之後也。依山以居。若猿猱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國初於河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立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



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地設官。因俗爲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蓋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不叙之意也。

厥土惟黃壤

色有五章。黃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黃而又壤。故爲上上。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以此也。古稱秦地天下三分之一。人衆不過什三。而量其富居什六。然就其間較之。惟涇渭灃漆之區。最爲沃壤。西北二邊。逼於戎狄。故禹於雍州自

終南至鳥鼠則自西而東。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而外。賦出六等。生聚蓋不同也。戰國秦漢時富庶甲天下。自唐而宋乃滋不如。雖關中亦仰東南之粟。古今地利之不同。豈無其由哉。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人功修也。此州降之極。人物少也。東方朔曰。鄠鎬之間號爲土膏。賈畝一金。田上上可知。若鄠杜竹林南山檀柘之饒。又他州所鮮。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論衡曰：球玉也。琳珠也。琅玕珠之數也。又崑崙山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爲脂。又崑崙山有瑯玕樹。又云崑崙曾九重有玉樹。有珠樹。又荆人不貴玉。鮫人不貴珠。唐代宗時。楚州獻定國寶十二。有琅玕珠二。徑一寸三分。又明州沿海近淺岸。水底生琅玕。狀如珊瑚。或高三二尺。初出水。色甚白。經久微紫黑。山海經曰：崑崙山其上多丹木。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黃帝乃取崑崙山之玉。瑨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周禮曰：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禮記：笏天子以琅玕。琅玕或以爲珠。或曰樹之子似珠。或曰流離之屬。有五色。或云玉有光景者。而後人以名竹。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日南廬容水。中外國於闐疎勒諸處皆善。今中國不復出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其採玉處云玉河。在國

城外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爲三白玉河。在城東綠玉河，在城西烏玉河，在綠玉河西。源雖一，玉隨地變。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臺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如點漆，紅如鷄冠，或如臙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漿水，又分九色，上中下各三等。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聞乎？管子

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又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瑇瑁玕爲幣乎？夫禹貢揚之貢金，雍之琳琅，幾如漢人耐金之誅矣。荆之大龜，梁之熊皮，幾如漢人天馬之求矣。青之海錯，揚之楠

古○貢○合○言○卷○之○三  
○柚○幾○如○唐○人○貢○荔○之○擾○矣○然○古○者○以○貢○爲○賦○正○  
○什○一○便○民○之○法○禹○貢○所○須○皆○爲○土○貢○之○物○償○田○  
○民○之○輕○也○豈○有○過○求○哉○抑○古○之○用○玉○甚○多○器○用○  
○雜○佩○之○屬○不○一○而○足○是○玉○在○古○爲○獨○多○今○世○小○  
○民○有○不○識○玉○者○蓋○土○石○之○精○其○生○有○限○取○之○有○  
○盡○故○金○玉○皆○以○代○降○至○今○益○少○不○可○不○爲○之○節○  
○限○也○考○古○之○用○玉○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  
○武○王○俘○商○舊○寶○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周○禮○玉○  
○府○掌○王○之○金○玉○供○玉○之○服○玉○佩○玉○珠○玉○齊○則○共○

食玉。春官大宗伯曰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黃禮北方。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服蒼玉夏服赤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又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公子佩瑜玉士佩璠致。君子比德於

玉。玉十謂之區。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色也。瓊赤玉也。璿璜瑜美玉也。璠玉，采玉也。玲瑯瑀瑱，玉聲也。璫玉，佩玉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神靈液百寶用，則玉有璞，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光見深山。服饑不逾祭服，則玉英出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之西北境，則自積石至於西河西南境，則會於渭汭。積石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如削，中流黃河。西臨蕃界，龍門在今西安府韓城縣界，東北八十里。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崖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計浮于積石而來者，至於龍門之上，則止。此一道也。浮渭而來者，則會於渭汭，此又一道也。水北曰汭，蓋渭之北也。貢賦之來，或由漆沮，或由涇灃，皆會於渭水之北而入河也。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爲龍矣。河至慈州文城縣孟門山，是爲入

龍門。至絳州汾州合河之上，是爲出龍門口。夫導河始於積石，卽以爲貢道。治河因以治漕，不獨於今爲然也。考春秋時，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泛舟之役。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由渭入河，由河遡汾，皆逆流東行也。漢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初止數十萬石。至武帝則四百萬石，後又益至六百萬石。大都取於山東諸郡，從渭水而上，鄭當時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經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漑。武帝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大便利。隋文四年，以漕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詔宇文愷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關內賴之。唐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後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功不成，後又鑿爲棧，以輓

漕舟。輓夫多墜死。開元中裴耀卿請廢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從之。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庸錢三十萬緡。天寶初韋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澹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披瀨苑檣鑿潭以聚漕舟。後劉晏復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餘萬。無升斗溺者。宋以陝西用兵。歐陽修議通漕運。謂宜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國朝天順時。楊鼎言黃河乃漢唐漕河。即今鹽船木筏往來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徑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通流僭運。庶幾軍餉

可足。或摘漕糧數千石赴陝。就令教習山陝河南之人。待舟楫通後。乃許回運。且可順携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益。許進亦言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邑。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榆林其少蘇乎。又考河從積石北流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謂之河套。即秦始皇所斥奪匈奴河南地也。在古以爲通舟轉輸之道。蓋唐虞聲教暨於朔南。冀之北垂。遠出河外。猶在荒服。所以不可及也。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秦始皇逐出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帝開朔方。復取之。唐築三受降城。即其處。宋時爲西夏所據。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爲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爲唐虞之故疆也。蔡氏引李復之說。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通舟無阻。以後世之迹質之於經。多所不合。然



神禹導川通貢著其道路所經明若指掌李復之言或出吏民之托辭或故道久廢岸谷變遷復之所指亦恐非禹迹之舊矣且北河之外陰山橫亘華夷大限當以此分虜得之則據以窺中國中國得之則據以窺虜乘高以望出沒踪跡皆見其外皆大磧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虜若不得陰山必踰大蹟而居其北昔漢武帝驅虜於陰山之外而漠南無王庭虜過之未嘗不哭漢南即陰山之南黃河之北虜所恃以飽其力而內犯者也奈何北河之內復使得爲巢窟哉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羗鬃之屬皆就次序明禹之功及戎狄也崑崙之丘是唯帝之下都在吐蕃界或云近甘肅其嶺峻極經夏雪不消世呼雪山析支即今陰山河南境也後漢書謂河關之西南羗地濱于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

羗有百五十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河水屈而東北流。逕于其地。是爲河曲矣。渠與搜二國也。其地當大宛界。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逸周書曰。渠搜以鼬犬。鼬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西方爲六戎。戎者。強惡也。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羗。唐禿髮。歷伐侵軼。爲國劇患。漢武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羗。南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羗。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自是之後。蒲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鉅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羣。食于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然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卒至輪臺之悔。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有葱嶺。有身熱。首痛。風災。鬼難。繩行沙度之阨。殆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叙。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國

諸域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蘇轍以爲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一強一弱。中國之患也。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強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故北狄強。則

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托于中國。然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入于匈奴。必其國大而好勇。能自立于一隅。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今考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羗屬。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歧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旣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之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

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元憲宗始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又于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邑。其地本朝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官賜下。因俗爲治。夫關陝爲古雍州。河山百二。自昔王者。迺居。龍驤虎視。形勢最于海內。國朝邊戍重鎮。有九。陝居其四。羗虜交訐。亦大煩戎索矣。惟是榆林向屯勁兵。土著並能當虜。而關中物力饒裕。素能自給。中外倚爲捍蔽。乃頃歲彊事幾同。塵飯流寇。颺發所在。束手。而西戎款關。天末祇爲賈胡生端。漁索耳。自漢祖轉餉關中。卒定天下。而鄭白之渠。荷鍤成雲。並引渭涇以廣溉田。然則厥田上上。禹規具在。可按也。而虛口糜餉。空拳當虜。欲以坐制羗虜。侈言織皮之貢。其能支乎。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四

雲間夏允彝撰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道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岳  
 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  
 山川之分見于九州者其經也聚見于後者其  
 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脉絡  
 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蓋方洪水懷襄  
 故川舊瀆皆浸沒不見不可施功故先以九州  
 高山巨鎮為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

之勢。水既順下。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于是濬川之功。可施。蓋其序然也。導山亦有二意。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既隨山通道。相其源委。又以導山旁澗谷之水。而納之川。此節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荆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岍在隴州。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汭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始此。乃東至于岐。又東至於荆。而渭之入河。澧漆沮汧之入渭。皆在所經矣。于是逾于龍門之西河。則壺口

正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決長城而入。而壺口當其衝。冀州之功。于是伊始。以殺河勢者也。乃南至於雷首。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爰至于太岳。汾水所經。堯都在焉。太原岳陽之修。蓋于是而相度也。又于是而底柱析城。底柱在大河中流。有石如柱。析城山峰四面如城。王屋泝水所在。從底柱至王屋。禹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而沈水之導。覃懷之績。皆在所經矣。又于是而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太行爲河北

春以接恒岳諸州皆旋其趾。歷叙衆山而繼之。以入于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于海矣。岍山或以爲即吳岳。或曰非也。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多白金。周之興也。鸞鷲鳴于岐。故呼爲鳳凰堆。又名天柱。以其峰高峻。迥出諸山也。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又名首陽山。底柱高不逾數尋。圍不及百尺。撐柱地軸。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名底柱。三川旣決。水流踈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險。舟筏入者鮮有得脫。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有峰特立。斯爲砥柱。漢鴻嘉中。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鑿廣之。從其言。鑿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水益湍怒。析城王屋。皆在澤州。析城上有二水。東濁西清。下有神池。其深莫測。世傳與濟瀆相通。王屋爲三十六洞天之第一。周回

萬里號小有清虛天。或曰古王者之屋四柱。太  
 行似之。故名太行恒山。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  
 而入滄海。太行天下之脊。首始河內。自河內至  
 幽州。凡百八徑。其北去也。不知山所限極。亦如  
 東海不知所窮。或謂其脉自崑崙北支入中國。  
 西南行。歷并冀三晉。抵河東。復與河會。上有天  
 井關。故曰馳太行之險峻。入天井之高關。武王  
 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  
 也。內貢迴矣。使我暴亂。則伐我難矣。酈生說高  
 祖曰。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  
 守白馬之津。示天下形勢。太行誠所以分畫東  
 西也。恒山北岳。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名恒常。  
 也。言萬物伏藏于北。有常度也。其山北臨代。南  
 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  
 熟。四種五獲焉。又名茂丘。泝水從西來。甚大。至  
 茂山之西。沉伏於地。過山而復出。其大如初。世  
 言避恒岳之靈。山北四百餘里。即飛狐口也。  
 國初定鼎金陵。以真定之恒山為北岳。後遷都



北平則真定在其南。宜以渾源州之恒山爲北岳。惜未釐正。又恒山即太行山。北抵幽燕。達居庸。古北喜峰。亘千里。諸峰蜿蜒。止于山海。史記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導山諸節。馬融王肅皆以爲三條。導研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研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蘇軾以爲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北條諸山河不能盡南條諸山。江不能絕。非地脉而何。朱子與蔡傳又深言其謬。蓋以河北諸山根本支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

再頁合詩 卷四 五  
連屬。豈是岍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于是爲南條。北條之說。正與唐一行天文南戒北戒之說合。江爲南河。河爲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天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于二之中。又分爲二焉。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橫勢則先北而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義益精密矣。  
岍岐山云。不論南北。此河而說。亦宜。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於陪

尾

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山川之脉。皆起西北。上節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乎冀之東南。禹循西傾而東。至于太華。其陰則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其陽則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河自下龍門。其勢湍急。及華之陰。喬岳綿亘。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涇。渭。漆。沮。伊。洛。瀍。澗。諸水入焉。熊耳四山者。志伊洛淮水所以治也。西傾一名

西強一名馬寒一山綿亘而各有峰巒者在  
洮州洮水所出入于河朱圍在鞏昌府伏羌縣  
朱圍有石鼓不擊自鳴則兵起鳥鼠在臨洮渭  
源縣渭水所出河圖括地象曰鳥鼠同穴山地  
之幹也上爲掩畢星渭水出其中鳥鼠共爲雌  
雄鳥名鷓鼠名鼪鼪穿地數尺鼠在內鳥在外  
而共處凡同穴地皆肥沃壤盡軟熟如人耕多  
生黃花紫草三者雍州之南山相首尾而東太  
華西岳也華者獲也萬物成熟乃有獲也又少  
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華山對東首陽山黃  
河流于二山之間或傳二山當河河水過之而  
曲行故巨靈劈之爲二以通河流也山海經曰  
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有  
蛇名肥墳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又西八十  
里曰小華山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爲畢附耳  
星在弘農盧氏縣伊水所出山東西各一峰傍  
竦南北望之若熊耳上多漆下多櫟浮豪之水  
出焉西流注于洛山上青丹之樹得而服之

成仙。外方即嵩山，一名太室，在潁川，是爲中岳。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赤理，服者不妬，有草焉，其狀如禾，服者不昧。上多美石，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嵩山，蓋夏都陽城，嵩山在焉。金氏曰：外方非嵩山也。嵩高爲中岳，安得與江夏之內方相爲內外哉？伊闕有陸渾山，名方山，古外方也。桐柏陪尾，淮水所經，桐柏山爲地穴，上爲維星，在南陽，陪尾在江夏，或曰非也。兖州卞縣之陪尾，實泗水所出。經曰：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則不在江夏明矣。

導嶓冢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荆山，漢水所經，在豫州。嶓冢，漾水所出，在梁州。荆山，內方大別，漢水所經，在豫州。嶓冢，上爲狼星，山有異花草，名骨容，食之令人無子。內方大別，皆在漢陽府。蔡傳謂內方在荆門軍，或二山同名也。地理志云：江夏章山，即古內方大別。乃漢水入江處，在漢陽郡之北，與黃鶴山夾江。

而峙。江漢二水合流其下。左傳吳自豫章楚夾漢。豫章即今之章山也。又云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皆近漢也。相傳禹植柏於大別。其根盤踞井底爲柏泉山。今入蕪子內。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岷山梁州山。江水所出。衡山敷淺原。皆荊州山。江水所經。岷山之脉有二。其北一支爲衡山。盡於九江之西南。與岷山相連屬。其南一支爲敷淺原。盡于九江之東北。與岷山相隔絕。故禹導岷及衡之後。必過九江。以導敷淺原也。山海經曰。岷山中多怪蛇。有鳥焉。其狀如鸚。而赤身白首。其狀曰竊脂。可以禦火。蜀地於海內爲峻。岷山在蜀之松潘。衡西爲尤峻。即雪山也。雪四時不消。五月猶墜雪。其地最寒。不生五穀果蔬。土人樹青稞爲食。衡山南岳也。黃帝畫野分州。乃封五岳。唯南岳衡山最遠。以瀟霍副之。至漢武以衡山道遠。徙祭于瀟山。元結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邑。已

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邊陲。當今以九疑爲南岳。以崑崙爲西岳。衡岳之輩。何足侈哉。南岳記云。南岳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洞寶。上承景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托其陽。故號南岳。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百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禹治水登而記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或傳禹傷父功不成。勞身焦思。案黃帝中經曆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岳。血白馬以祭。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顧謂禹曰。欲得神書。齋于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得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其說類荒遠。然衡山亦神矣。列爲岳

鎮有由也。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敷淺原即廬阜也。舊說以傅陽山當之。山甚卑小。且於江流無關。廬阜最高大。又當江南北。滙水口中有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傅陽正在其西南。謂敷淺原之陽也。敷淺原之爲廬阜審矣。廬阜之巔。禹嘗刻字。其可辨者曰洪荒漾。予乃樁。知禹之施功於此也。岷山之脈。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于洞庭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瀟湘之源。而北經袁筠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經言導山。獨記雍梁冀豫荆揚之山。而兗青徐不記焉。蓋三州之山。絕在東河之東。不與西屬。各于其州見之矣。唐僧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

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絡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爲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爲西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爲成周。宋。鄭。陳。蔡。邶。衛。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荆。楚。自北河下流。爲三齊。北燕。自東南河下流。爲鄒。魯。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爲



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及海爲蠻越。

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

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弱水在甘州衛西若弱水條支去長安四萬里則又一弱水也合黎山名合黎水出焉在今甘州漢張掖郡也又云合黎水出臨路松山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海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崑崙之墟西南入海唐書西域傳云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晉書曰弱水出流沙流沙與水同行也在西海郡北山有赤石白色以兩石相擊則水潤擊之不已則潤盡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奄乃滅其石如初沈括記鄜延西北有范河即淖沙也北人謂之活沙人馬履之外皆動如人行幙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或謂此即流

沙也。方勺謂西安州即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脛，無水源，但乾沙耳。二日至西海。雍大紀曰：鳴沙山在河州衛城南七里，一名沙角山，峰嶿危峻，沙如乾糠。天氣清朗時，沙鳴聞于城內。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其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故于雍止曰既西，于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自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三危山在烏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上爲天苑星，黑水出其南。古今辨黑水者紛紛，今考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入積石河，則是平涼及寧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似爲禹貢之黑水。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

其入海之道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其所親見山川以麗水爲古黑水然綽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江得其下流而不知其上源程氏以麗水狹小不足爲界而以西珥河與榆葉澤相貫榆葉漸漬成黑又引古黑水祠在益州者爲証不知此成都安縣南之黑水而非禹貢之黑水元金仁山又謂西南諸水合而爲瀘水夷人謂黑爲瀘即黑水也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按四川行都司

城南有瀘山即瀘水所出今雍州多黑水尚未知確在何所乃欲以瀘爲黑又考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氏之言豈足信與李元陽曰黑水之源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隴蜀無入南之水唯今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由土蕃西北來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屬惟闌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

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即爲夷。緬則禹之所以別州界者。惟闡滄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髡人濮人。以今考之。皆闡滄江內。則闡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于洛。故闡滄江又名洛。言脉絡分明也。夫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據易變之名。亦未矣。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言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黑水爲涼雍二州之交。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旌然。黑水之源。正在旌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移也。雲南志亦稱西珥河出浪穹縣羅谷山下。數

處湧起如珠樹。世傳黑水伏流別派也。滙於太  
和縣東爲巨津。形如月生五日。遶縣西南。由石  
穴中出。又會瀾滄江而入南海。又謂瀾滄源出  
雍州南吐蕃鹿石山。南流至交趾入海。則瀾滄  
之爲黑水益可信也。羅泌曰。禹導黑弱而西戎  
即叙。然後見其仁之至焉。黑弱二水塞外之橫  
流失其故道而爲邊民之患者也。今爲中國治  
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使不爲吾民害則  
已矣。又奚必繇塞外而決之以入于流沙南海  
而後已哉。計弱水之距流沙。與夫黑水之距南  
海。皆數千里而遙。然導弱必至于合黎而納餘  
波于流沙。導黑必至於三危而入其流於南海。  
禹之心一視夷夏。視西戎無以異于梁州之民。  
此天地所以爲大也。

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于底柱。又  
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于  
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河源不始於積石。記其施功處也。河之爲言荷

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又下也。隨地下處而  
通流也。又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孝經援神  
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  
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  
幹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遊。北  
朝滄淵。驚波沛厲。望末揚奔。風俗通曰。江淮河  
濟爲四瀆。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  
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  
而入海。古今記河源者各異。爾雅云。河出崑崙  
墟。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  
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杻天之水。洋水出焉。西  
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於大梓。  
淮南子曰。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阪赤水出  
其東南。阪洋水出其西北。阪凡此四水。帝之神  
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佛書謂雪山高五百由  
旬。山頂有阿耨達地。地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  
共五百河。流入東海。有新穎河。從牛口出。共五  
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父河。從馬口出。共五百

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隄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  
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  
有五大源。分流爲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重  
野。逕積石。爲中國之河。穆天子傳言陽紆之山。  
河伯所居。是爲河宗。張騫謂河有兩源。一出葱  
嶺。一出于闐。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  
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  
焉。其山多玉石。天子案古圖書以爲崑崙也。鄭  
樵謂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而正

源自出崑崙山。大抵自古所傳皆言崑崙。然或  
傳崑崙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上有醴泉瑤池。  
或稱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  
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或稱上有珠樹。  
玉樹。瓊樹。不死樹。沙棠琅玕。絳樹碧樹。瑤樹。或  
稱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遶之。形如偃盆。上有  
金臺玉闕。爲元氣之所合。天帝君所治處。或稱  
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有積金爲天墉城。  
上安金臺玉樓。淵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

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居。真宮仙虛之所宗。或稱上有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上有鳥名希有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或稱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爲十二時神。或稱是唯帝之下都。其神陸吾。自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其說皆荒遠不足道。酈道元謂幽致冲妙。難本以情。萬像遐淵。渾思絕根。自非登兩龍于雲轍。騁八駿於龜塗。等軒轅之訪百靈。大禹之集會計。固難辨之矣。至元命都實往窮河源。乃稱河出吐蕃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是謂星宿海也。羣源奔輳。近五七里。乃滙爲二澤。流合三水。始名黃河。然水清可涉。又岐爲九渡。通廣六七里。馬可度。四五日程。水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繼是兩峽深叵測矣。行二千餘里。經雪山。即崑崙山。由山南又合二水。北流折而西。復過崑崙之北。又轉而之東。又北行二



千餘里。至於積石。大約自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罕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其言近是矣。而王鑿辨之以爲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亦宜出于崑崙。昔張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長。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其英嘗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是不宜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終以水經所載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西北。陬東南流入渤海爲近。是積石在河州。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自西南流。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自古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于蒲昌。逕積石而爲中國河。故曰潛崑崙。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西域傳云。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蒲昌即鹽澤也。山海經曰東望沕澤。河水之所潛。其源渾渾。渾渾。泡泡者也。東至玉門關。一千三

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脉。當滾流之上。飛禽奮翮于霄中者。無不墜于淵波。即河水之所潛而出于積石山者也。經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河始闔。又積石一名唐述山。羌人以鬼爲唐述。蓋傳其山有神人往還也。龍門即孟門。又名禹門。兩山石立。河出其中。廣不百步。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竄。其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曩怒。鼓若山騰。濬波頽疊。所謂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華山遠而望之。若華狀。或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服之羽化。故名。風俗通曰。華變也。萬物成由于西方。世傳巨靈所劈。今覩手跡于華嶽。而腳跡在首陽山下。王涯辨之曰。華嶽首峰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爲掌形。張衡所謂高掌遠蹠。殆謂是乎。山北曰陰。其間爲潼關。本名衝關。言黃河南流。衝激華山之東。後因關西有潼谷水。因以名關。黃河自鹽澤暨潼關。凡四大

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爲涼肅甘沙四郡。又一折也。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柱大河。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自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至河圖絳象所載黃河九曲。自崑崙山各地首。上爲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各地契。上爲鉅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積石山。各地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間。抵龍門首。各地根。上爲營石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各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底柱。觸闕流山。各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洛會。各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太伾山。各地宏。上爲輔星。八曲也。東流過澤水千里。至大陸。各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蓋百里一小曲。

千里一曲一直矣。底柱在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折而南，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東十步。其水滌迴，謂之海眼。深不可測。三門惟神門，修廣可行舟，為唐宋漕運之道。自砥柱以下百餘里，竦石桀出，勢連襄陸。雖經鑿闢，尚梗湍流。激石雲迴，滾波怒溢。自漢及魏晉，常發數千人，治平河咀。雖世代加功，水流湍濟，濤波尚屯。故有眾峽諸灘之言。孟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故名。武王會諸侯于此，故

又名盟津。一名武濟，又曰富平津，又曰陶河。世傳禹治洪水，觀於此，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退于淵，其事近誕矣。洛汭，洛入河處。洛水至鞏縣入于河，洛既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言在洛水之內也。河洛清濁異流，皦焉殊別。應暘靈河賦曰：資靈川之遐源。涉津洛之阪泉，謂此也。大坯，今名黎陽東山，在大名府浮丘之東，周五里有奇，蓋襟大行之左麓也。山一成曰坯。鄭康成曰：大坯地喉也。

流出。伾際矣。濟沅之水與滎澤出入自此。上滎帶伾。阜絕岸峻。張翕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州死焉。即東虢。又爲虎牢焉。澤水在冀州治北。俗名枯澤渠。河渠書曰。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非載之高地。過澤水至于大陸。蓋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䟽畎引傍西山。以東地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所謂澤水。卽濁漳。大陸即邢州鉅鹿澤。自魏郡貴鄉縣分爲九道。下至滄州。合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大抵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而北。過澤水。故迹不可復知。若九河久湮。更不可考。王衡新論曰。聖人于冀堯間。逆設爲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于民耕。旣至則不墮民舍。程秘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牧。以防其決。故謂之逆河。按河過大

陸趨海勢太土平。遷徙不常。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耳。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矣。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固然。非齊桓冒曲防之禁。固塞九河也。至周定王五年。河遂南徙。漢世漸決而南。後遂繇漯川與濟並行入海。宋紹熙以後。乃南連大野并泗入淮。金初又改由渦。近歲復由泗入淮。河已南從千餘里。乃欲究其故跡。難矣。漢世去古未遠。河堤都尉許昌言九河故道。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鈎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庶幾近之。嘗考河昔北流。衛漳注之。河旣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與。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堤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無隸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堤。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隸溝。茲非簡潔等河歟。東無隸縣。北有陷河。濶百

餘里。西通隸。東至海。茲非所謂鈞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隸。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謂鬲津無疑也。王橫乃謂九河已淪于海矣。夫青兗營平。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徒援碣石爲証。又何足信也。惟是河不兩行。蓋以合流則迅。分流則緩。迅則力能刷沙。緩則泥沙日積。積久則河高。不能行。下流淤。則上流決。桓譚新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

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况分爲九乎。然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即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爲河。其實即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唯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淤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後世不知其說。而徒欲棄地以授河。其名則大。豈知

水性者哉。略採古今治河之論，而裁其異同。漢馮遂言：東郡承河上流，土輕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分兩川，灑其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九河既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宜可浚以泄洪水。賈讓言：古者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水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其死，可立而待也。隄防之作，近起戰國。秦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



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有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柝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曰土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據堅地作之。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邛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徃徃服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二害。民常罷于救水。半作失業。水行地上。湊澗上。徹民則病濕。木皆立枯。

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  
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  
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  
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薪買石之費。歲  
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  
治渠。雖勞不罷。此誠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  
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  
其害。此最下策。李尋言。因其自決。可勿塞。以觀  
其水勢。何居。埃少定。自成川。然後因天心而圖  
之。必有成功。至漢明帝時。使樂浪王景修汴渠。  
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  
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渠成。帝下詔曰。年來雨  
水不時。汴渠東侵。日月益甚。漭溢廣溢。莫測圻  
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兗豫之人。多被其患。或  
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強。則右隄  
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  
高而處。公家息雍息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  
者異論。不知所從。今旣築堤理渠。絕水立門。河

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  
玉潔牲。以禮河神。魏宣武帝時。鄭偕言水之湊  
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  
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旣  
建。水還舊跡。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  
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不通靈鳴。  
水由一路。往昔豐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  
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  
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溝澮。分立隄  
塌。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  
得地形。土木叅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  
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  
遠邇逕過。瀉其燒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  
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  
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  
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按驗。分布是非。暇睇川原。  
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  
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于水陸。水種秔稻。陸藝

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斯實上策。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宋歐陽修言。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決于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也。宋時回河之議。尤爲紛紛聚訟。而蘇徹以爲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蓋地勢本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河之南徙也難。而北徙也易。且河水至濁。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則穹居大木。盡沒地中。不見蹤跡。豈能復闢而深之。引河以行其中。宋人乃欲強閉北流。回之使南。宜其無成也。至國朝而所以治河者。益異矣。古之治河。惟避河之害。而今欲資以濟漕。乃兼取河之利。古之治河。務順水性。而今必屈之。使南。乃務逆水性。其難豈不倍哉。且古者河經大伾。兩山之間。極高之地。乃可疏爲九河水。

再貢合言

卷之四

三

流○極○其○湍○迅○而○不○憂○下○流○之○遂○淤○今○河○經○中○州○  
平○陸○夏○秋○洪○流○可○分○爲○八○九○若○冬○春○之○間○或○值○  
久○旱○即○爲○安○流○深○不○盈○丈○廣○僅○丈○許○如○分○爲○九○  
不○即○淤○耶○古○河○北○流○伊○洛○汴○汜○不○入○河○今○皆○入○  
之○矣○古○者○河○北○入○碣○石○之○海○濟○東○入○千○乘○之○海○  
淮○南○入○揚○州○之○海○三○瀆○分○流○猶○虞○羨○溢○今○以○一○  
淮○兼○三○瀆○之○任○益○以○渭○洛○汶○沁○泗○沂○諸○川○之○流○  
而○無○他○瀆○以○洩○之○所○以○爲○難○之○難○也○勢○不○得○不○  
盡○棄○古○之○  
而○專○用○下○策○唯○兢兢○乎○堅○築○堤○

所○築○堤○不○已○則○用○捲○埽○以○當○其○衝○又○自○築○堤○外○  
仍○置○閘○減○水○以○殺○其○勢○復○有○衝○決○則○有○舍○堤○埽○  
不○事○而○議○開○支○河○矣○議○復○黃○河○故○道○矣○議○開○膠○  
萊○河○通○復○海○運○矣○議○移○河○于○山○足○矣○議○別○穿○漕○  
渠○不○復○資○河○矣○其○議○開○支○河○者○謂○黃○河○入○淮○之○  
道○舊○有○三○一○自○中○牟○至○荆○州○合○長○淮○之○水○曰○渦○  
河○一○自○開○封○府○至○徐○州○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  
德○至○宿○遷○曰○白○河○自○渦○白○二○道○淤○塞○全○河○東○下○  
徐○邳○獨○受○其○害○今○若○復○引○水○通○渦○白○河○則○水○勢○

自分河不得獨爲徐邳害矣。議復老黃河故道者。在徐州以上。欲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形。引河水注于衛河。主於臨清天津。不惟徐邳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勢亦勝也。如冬春水平。漕舟則由江入津。泝流至于河陰。順流至于衛河。船臨清而至天津。如夏秋水迅。則仍由徐沛達于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矣。欲開膠萊者。膠萊河之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中間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其二百餘里潮水常足。原不假濬。濬者止一百三十餘里耳。其下多礮石。尤不易濬者。止三十里。此功若成。則江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馬家濠而來。計良便前。是以海運爲險者。以馬家濠未通。舟出大洋故也。今馬家濠旣通。我舟即由小海中行。自不甚險。然後由麻灣海倉口。徑抵天津直沽。豈非便道乎。議移河于山足者。謂河害之在梁宋。其地多浮土虛沙。旣無堅山壁岸爲之障。又無長淵深湖爲之貯。不得不日事於堤壩捲埽也。河害之在

徐邳仍有山，又有湖，又去海以漸近，海口則可濬，河身則可疏，又得淮水合而衝海口，海口必日濶而日深，又有堤壩而爲之障，河自歸河而沙不壅，且高家堰久築而高寶旣免泛浸之虞，歸仁集又築而泗州復享奠平之利，奈又復有決，誠得長策，令河有岸而不得衝，水常歸而不得泛，則何患之有？其法唯先審河岸，次審河勢，河岸堅則身直，河身直，流不屈曲，則河自不淤，宜于徐邳以下，履地而擇之，測水而引之，苟得長山以爲之岸，則移河于山下，使水行山足，河安流直東射而入于海，其旁河郡縣可永免昏墊之禍矣。議別穿漕渠縱河使北者，以漕之用河，非漕之利也，不得已而用之耳。苟避河一里，斯免一里之害，今幸已開泇河以避呂梁之險，開駱馬湖以接泇，如再濬石崇河以接駱馬，即全河盡北，不過別開渠二十里，自足于漕矣。我無求于河，河亦何以難我？凡此皆計之大者，而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則不得不循決塞之舊，隨

時而爲之備。此其說已備于元至正歐陽玄之說。而國朝徐有貞潘季馴其言尤辨。玄之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驟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剏築。修築。補築。有刺水隄。截河隄。護岸隄。縷水隄。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綆。用繩。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堤。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



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水工之功。視土  
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爲難。決河口。視中流  
爲難。塞十丈之口。視百丈之口。爲尤難。非岸之  
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能狎水。水  
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  
索之功。居多。有貞之言曰。平水土在知天時地  
利。人事天時既經。地利既緯。人事乃究。夫水之  
性。可順以導。不可逆以湮。方今治者。往往反是。  
治所爲難。循覆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平夷。

勢已濫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  
大洪口。適當其衝。于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  
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泄。隄以潰。渠以淤。潦則溢。  
旱則涸。此漕運所爲阻者。然欲聚而湮。則有不  
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反成澤池。今之  
措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  
其淤。因繼爲方。以時節宣。俾其後無溢涸之患。  
潘季馴曰。水性就下。以海爲壑。向因海壅。河高。  
以致決隄。四溢。遂以濬海爲上策。不知海口視

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套以下濶七八里至十  
餘里深皆三四丈縱欲別鑿必深濶相類方可  
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  
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舊  
口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浚  
水力自能衝刷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不  
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海無可濬之  
理唯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濬  
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

先懼其溢惟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  
沙○隨○水○去○治○隄○即○導○河○之○策○也○若○堤○日○繕○而○決  
日聞則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  
沙而不能久耳苟多築縷堤以束之又爲遙堤  
使有所游蕩築必以真土則復何患焉如不咎  
制之未備而上流旣聽其旁決下流復岐而分  
之其趨于海口者直強弩之末耳徒知分流以  
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安能導  
積沙以達于海乎難者必以禹播爲九河爲言

不知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于海，其意蓋可見也。况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一經邾縣、孟津、鞏縣，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之閩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十餘年，流日久，土日鬆，水日濁。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即至停滯，如何其可分也。揔之天下之水，惟江河爲大。江在中國右爲陰，水泉所從出者多，行不數百里，輒深廣不可涉。又性善洄瀦，故江永漢廣，兼滙澤湖湘之潏潏，而善容其險而不爲敗者，勢也。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勁，又北地土厚，水泉少，至行數千里，不得井，故河當水落伏漕時，行萬千餘里之水，其河身僅與東南川江數百里之水等。其淺者可涉，曾不足爲害。而秋水時至，百川灌輸，挾六七月之淫潦，盡天下

西北大半之水並入河。助爲勢。惴悍迅猛。芴激直射。漫漶于平土。僅以開封大名魚臺徐沛數郡委之。而土中夷曠。無崇山巨礮爲之防。無洞庭彭蠡太湖爲之滙。又無古溝洫澮川封植方庸爲之奠。方二三千之地。數蒙其患而莫之勝救也。豈足怪哉。自非神禹復生。安能破紛囂之論而施久奠之策也。

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

海。

漢水出陝西鞏昌府蟠冢爲漾水。山海經所謂鮒嶠山也。蟠冢有二。一在天水。一在漢中。在天水者漢所出也。蟠冢以東。水皆東流。蟠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蟠冢爲分水嶺。漢初出爲沮。以其沮洳也。又北方人以漢水爲沔水。漢沔通稱也。泉始出山曰漾。闕駟云。漢或爲漾。漾水出崑崙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爲漾水。華陽國志曰。漢有二源。東流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

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蟠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水經地，里志並言漢源東出氐道，西出西縣，兩川俱出蟠冢，而同爲漢水。班固所記有東漢西漢，東漢則禹貢之導漾，自蟠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江，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程大昌曰：漢書以嘉陵江爲西漢，蓋誤也。水經以漢中之漢源武都東狼谷山，以今考之，由漢中而西有水焉，發源之地距興元不一二百里，源旣近，流亦狹。按地書褒與斜谷分山，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漢中北距斜口自八九百里，而褒水發源是爲衙嶺，又遠在褒口西北八九百里之遠，則其源亦甚長矣。水經凡敘狼谷水，率皆西出東行，而衙嶺褒源悉從北而南，行至南鄭而流，委始東，名漢水，則與經所謂導漾東流爲漢者，其方嚮正合也。蜀都賦曰：流漢

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屯。其洪波濟盪。崩浪雲頽。不啻江河矣。漢水東過南漳。荆山而爲滄浪之水。即漁父所歌也。或云在襄陽。卽爲滄浪之水。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不言過而言爲。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滄浪本地名。非水名。大抵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卽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卽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三澨或以爲地。或以爲水。許慎言澨者。俾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

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於勾澨。以代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戍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蕩越縊于蓬澨。大抵皆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涓陽之間。涓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水經註尚書曰。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行。合流觸大別山。陂則當爲水也。今京山縣有汶澨。漳澨。遠澨。而湖廣志曰。沔陽州黃蓬之山下。枕大江。其東南有三澨焉。北爲滄浪之水。又云三

滢水在景陵縣南三十里、源自安陸達景陵、承天志曰、三滢一云在沔陽、一云在京山、而景陵有三叅水、又有三汊水、云是三滢、蔡傳則以磨石山發源者爲滢、蓋源出仙女洞發爲司馬河、又南逕蒲圻寺、又南爲夏洋港、逕揚家峯、合長灘舊水注水河、此一滢也、據京山志謂馬溪河爲滢、沔陽志則以石家河爲滢、滙廻也、水東廻爲彭蠡大澤、曰東滙曰東爲、謂漢自西東流而滙爲彭蠡、又東流而爲北江、非謂在漢之東也。

朱子曰、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府之北、瀰漫數千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西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郤而自瀦、以爲彭蠡、初非有資于江漢之

滙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日高。勢亦不容江漢之來入矣。又况漢水自漢陽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與江爲一。已七百餘里矣。謂其至此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旣滙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之以非。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也。湖口橫渡之處。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于江而不得洩。亦因其可行之隙。而未嘗不持以東也。惡睹所謂北江中江之別乎。吳幼清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爲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旣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似別爲一水。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與江相爲匹配。其他小水入大



水之例不同。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若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于海爲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江之後矣。水經注以震澤三江并錢塘江皆合以爲北江。傳會之過也。凡大水多重源。河源有三。濟源有二。漢源亦有二。而與江合爲一瀆。故先以漢入江言之。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郢河之間。潞爲藪澤。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今考漢發嶓冢抵上津。入鄖地。流至漢陽。與大江水合。其受決害者隕襄承漢四郡。而襄承爲甚。襄陽古有大隄。曲是堤防之設。自商周已然矣。漢壽亭侯決水灌樊城。是漢水爲襄樊害最切。國朝水流故道。不溢爲災。故大隄漸毀。民多侵爲已業。嘉靖末洪水四溢。漂潰以數萬計。承天則以支河盡塞。而下流竹筒河復淤。下滯上汜。固水患之原也。童承敘曰。漢水最濁。與河水相似。每與江湖水合。其澤必澄。故常填淤。而沮澤之區。因成沃壤。民漸芟剔。墾爲阡陌。民田必困。

地高下。修堤防障之。大者輪廣數十里。小者十餘里。謂之曰院。其不可隄者。悉棄爲菜蕪。院必有長以統丁夫。主修葺。然法久弊。滋或修不以時。院愈多。水愈迫。客隄益高。主隄益卑。故水至不得寬緩。喘怒迅激。勢必衝齒。主隄先受其害。大水驟至。泛濫洶湧。主客之院。皆爲波濤。當其患發。淺者爲棧。深者爲巢。方救死而不暇。何有于隄防哉。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云。東陵東迤。并滙爲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昌。所謂井絡纏曜。江漢炳靈也。泉流深遠。盛爲四瀆之首。江貢也。出珍物可貢獻。又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江源所傳亦不一。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四川總志曰。岷山在茂羌之列。鷲村一名鴻濛。即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沃焦山。江水所出也。山直上六

十里遇大雪開渙俯見成都水利志曰蜀諸水咸出岷江江源在羌地之列鷲村名羊膊嶺者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湔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數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于灌經灌西南流者謂之南江即禹所導岷江正流江源志曰岷江發源于臨洮之本塔山山頂分東西流由甘松嶺入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復經鎌刀灣達松潘於下水關入紅花屯達壘溪至穆肅堡黑水從南合之入深溝經茂州南至於威汶轉銀嶺合草坡河至蠶岩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至玉壘山爲玉輪江至汶爲皂江至灌爲沫江一云洮河發源岷山北流入陝爲臨洮府南入川爲大江之祖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會于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易氏云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在西徼松山之外境陸游曰嘗登嶓冢之山有泉涓

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豁舒起復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而漢起三澨至大別之麓亦卒附江以達于海故江爲四瀆之首而楚大別亦以爲望今考雲南志則謂金沙江之源出于吐蕃南流漸廣至於武定之金沙巡司經麗江鶴慶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于馬湖敘南然後合于大江趨于荆吳又緬甸宣慰司志謂其地勢廣衍有金沙江濶五里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其源亦遠且大與江出岷山僅僅濫觴者殊矣言江源而止以岷山不及吐番之犁石是舍其遠大而取其近小也故合江河二源言之皆出吐番河源出于正西轉西北由積石入中華又北過虜境轉東北流過河南山東至南直正東入海江源亦發于西轉西南入中華過雲南諸郡南流過四川馬湖合大江轉東南荆吳至正東入海今江河之入東海者

相距不過二三百里。皆在正東。則二源發于正西者。當亦不甚遼絕。以方求之。西兌金也。金乃水之所從出。理或然歟。沱江酈道元謂開明之所鑿。郭樸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沱自岷而別。李冰守蜀始作壩以捷水。而闢溝以醜之。大溉蜀郡廣都之田。用以富饒。今成都二水。此江沱支流。自西北而滙于府之東南。乃所謂二江雙流者也。蓋江至此諸源既盛。遂分爲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渡馬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復東。注于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功。故略之也。湖廣志曰。沱江在當陽縣南百六十里。由枝江縣界入大江。其水與沮水漳水合入江水。大則衝泛。濱河者苦之。大抵江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故疏其上源爲三十六江。所謂江別爲沱也。河流注兗州卑處。入海更湧。故疏其下流。所謂播爲九河也。澧水出克縣西歷山。今九溪

是也。至慈利與淩水會稱淩澧。至石門與淩水會稱淩澧。至澧州與淩水會稱淩澧。至安鄉與澧水合稱澧澧。謂之澧口。流注于洞庭湖。俗謂澧江口也。澧居江沅之中。與九水分源合派。以赴洞庭。經記東至于澧者。當洪水之時。雲夢一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于高阜之處。有山可識者。乃可施疏濬之功。自夷陵以下。高阜而多山者。宜莫如澧。由澧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江偕九水入洞庭。以趨潯陽。雲夢始出。而江流之在雲夢中者。始了然可辨。江始分而爲二。酈道元註水經於江陵枝泃洲之下。有南北江之名。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滂湃。不復至澧。竟自夔門而下荆門。然會澧故道猶可考耳。九江沅湘九水。會于洞庭也。今洞庭會于江。非江流入洞庭矣。昔以長江入洞庭。故殺而漫。今以九江入長江。故扼而隘。然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至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濁。土人謂之

翻流水也。朱子以爲江流自澧而東卽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若謂九江卽今江州。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于滙也。又曰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于洞庭之口。以至於東陵也。羅泌曰東陵與夷陵相對。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信矣。故唐志以今鄂州巴陵爲是九江。蓋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許叔重曰迤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于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入于彭蠡。所謂至于東陵。東迤北。滙也。豈尋陽之區哉。且以大水過小水。謂之過。二水相受。大小均謂之會。若是江分爲九道。則當云播爲九江。不云過矣。巴陵者相傳羿屠巴蛇于洞庭。積其骨爲陵也。又名夷陵。歐陽修曰。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悍怒鬪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踪跡。其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

江出峽始漫爲平流。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夷也。夷陵州境之明月峽。黃牛峽。與西陵峽爲三。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疊障。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淥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屢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東迤北會者。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迤邐相屬。漢水稍折而南。江水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以彭蠡言似無仰于江漢之水。而江漢二水。並持東下。又不見所謂北江中江。或疑經文之誤矣。然滙者迴也。乃下流泛濫。使水勢不能洩。于是迴旋滄瀦。而爲澤之謂也。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滌爲鉅浸。無復畔岸。其滙爲澤如此。雖無仰于江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五



漢之所入。然實賴其下流克物。故湖水壅闕。阻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耳。非謂江漢之水入澤內而爲滙也。滙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滙不於蠡。其勢則然也。若截入爲澤。則但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滙哉。漢水不言會者。爲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逮二水旣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第江水最在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水自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並流爲南江。可知矣。其言南入于江。東滙爲澤。蓋亦無遠不包。而曰南曰東。與今水道屈折迤邐勢正相符。又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澤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湖口爲江漢所滙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合。何得疑其爲誤也。或疑渭洛入河。不言中河北河。不知河源遠出宿星。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洶洽。而洛渭二水近出鳥

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遂達于河幾不能見安得與河爲敵若江漢並流不容相揜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可以包漢固其宜矣按四瀆惟江爲大自岷山而下東西峽間若蛟騰鯨駭怒厲決驟而詰屈盤迴方洲而瀦欲去而留不知幾千百折而後大放于荆揚之間其所納水獨多自蜀而言其水有七曰縣水曰洛水曰瀘水三水皆合于雒自雒逕懷安簡資富順至瀘與江水會摠曰內水曰涪水曰嘉陵水曰巴水

曰渠水巴渠二水旣合逕廣安新明合于嘉陵涪水會以達于渝而江始大若分流出夷中入中國以附於江者有三曰青衣曰羊山曰馬湖又有出郡邑之山澤者自岷峨以至于夔不勝其衆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江州則會之者彭蠡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

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摠○而○入○于○海○  
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地○間○之○半○故○江○  
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以○達○海○所○受○者○衆○  
也○且○長○江○者○天○所○以○限○南○北○其○所○係○南○北○離○合○  
之○勢○尤○大○自○北○而○南○必○自○上○流○以○趨○下○流○則○爲○  
難○禦○故○必○爭○荆○州○而○後○可○以○下○建○康○得○蜀○則○亦○  
可○以○制○楚○蓋○以○順○流○而○下○不○可○復○遏○也○在○一○統○  
之○世○則○川○湖○以○修○治○堤○堰○爲○先○而○吳○地○以○經○理○  
江○防○爲○急○川○則○莫○急○于○成○都○而○都○江○堰○所○係○甚○  
大○宜○時○時○加○固○湖○則○莫○急○於○荆○州○其○堤○堰○固○不○  
可○不○修○而○虎○渡○與○郝○穴○須○並○存○使○江○水○有○所○分○  
瀉○今○郝○穴○已○塞○是○猶○塞○其○口○以○止○啼○欲○無○患○不○  
能○矣○南○直○海○口○江○防○以○廖○角○嘴○營○前○沙○相○對○爲○  
一○重○門○戶○狼○山○福○山○相○對○爲○二○重○門○戶○周○家○橋○  
與○圖○山○相○對○爲○三○重○門○戶○門○戶○旣○固○堂○與○自○安○  
矣○若○內○地○江○防○多○言○京○口○然○京○口○雖○江○左○咽喉○  
而○自○古○寇○犯○金○陵○未○有○由○此○進○者○以○沿○江○南○岸○  
疊○障○如○屏○而○潤○州○秣○陵○之○間○夾○崗○險○陂○無○港○可○

達也。惟屯兵六合而分渡蕪湖采石。直走太平。則地之至要者歟。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泉源爲沅。流去爲濟。濟齊也。齊度也。員也。又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山海經曰。王屋之山。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泰澤。灑沅聲相近。即沅水也。潛行地下。王共山南。復出于東丘。濟水重源。東源出原城北。其水南流。與西源合。風俗通謂出贊皇山。別又一濟。非沅水矣。河南志曰。濟水發源于王屋山頂。五斗峰下之太乙池。乃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于濟源縣西三里。滙爲二池。所謂濟源池。東池即東源。西池即西源也。王屋山亦有二。一在山西之垣曲。一在河南之濟源。實一山也。綿亘數縣。然濟水發源。正在濟源西耳。初名沅水。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成臯。溢出爲滎水。濟既入河。與河相亂。而

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也。且濟性最勁。能勁絕大河中。而出爲滎也。郭緣生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北濟旣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混合。滲漉入地。狀行而溢。爲滎爾。王隱曰。河決爲滎。濟水受焉。故有濟堤。爲北濟也。蓋濟溢爲滎。乃濟之旁出。非正派也。正派乃出陶丘北。入於河者。至是乃出耳。丘再成爲陶丘。其形再重也。于高山上。一重作之。如陶竈然。今館陶縣有陶山。卽此。昔堯先居唐。後居陶。古所謂定陶也。荷卽濟也。一名五丈溝。西至金鄉縣界。東南流合泗水。泗水東北流。自任城縣東。與荷水合。又東流入徐州沛縣界。初學記云。濟水至乘氏縣西。分流爲二。其一東北流。今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過昌邑縣北。金鄉縣南。至方輿。爲沛水。過沛縣東北。至下邳。而入淮。述征記曰。二濟旣南北異岸。而相遠。亦踰千里。其東北流者。入鉅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所謂清口也。春秋遇于清。卽此。水色清深。郭緣生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

或謂清則濟也。又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萊而入海。杜佑曰：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今按濟水自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濟爲河所淫。王莽之世，川瀆枯竭，濟入河，不復截河而南。後漢永平中，修汴渠，起自滎陽，東至千乘，大都貫濟，故瀆以行。後河徙益南，津渠勢改，即枯瀆亦杳不可尋。今惟汶水自泰安州出者，由故道東北流入海。自元人引汶水入洸爲運河，國朝因之。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埝以遏其流，而入海之道遂湮。今所謂大清河者，乃汶水出洸河者，復從張秋分流而入。會齊東南諸山泉溝澤，北經長清、齊河，至歷城，會灤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海。實濟之故道也。所謂小清河者，即灤水發源濟南趵突諸泉，流至城北大明湖，出而合之，由華不注山下東流，會巨合水，又東經章丘，會清河，又

會潔河三水合流。經鄒平長山新河。又會孝婦河。東經高苑。入博興樂安界。合于烏河。又北至馬車瀆入海。蓋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非真涸竭也。既伏地中。則發地皆泉。又不特歷下諸邑爲然。故一見爲濟源。再見爲滎水。又見爲山東諸泉。而溢爲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也。劉向稱濟能蕩滌垢濁。通百川于海。蕩出雲雨。今東阿之井。取以煮膠。則能鎮墜下。膈止吐。皆以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也。濟

一支穿太行爲百泉。爲衛水。一支爲濟源。出山東爲七十二泉。或分流以濟漕。或疏引以溉田。濟之功大矣哉。或乃疑乍伏乍現爲不經。三伏三見爲傳襲之誤。今觀章丘縣有瓜漏河者。水極清而駛。至明杜莊之石崖。泊然而止。俗名之爲滲水灣。夏秋積潦。羣峪之水來會。溢至城南會于涓河。雨霽旋竭。故以漏河目之。此皆濟之穴地而伏也。自滲水灣以北三十里至月宮。於枯河涯側。泓顯一泉。又東北四十里至于明水。

則湧百脉麻灣諸泉。驗之色味皆同。水勢相敵。伏而後見。不其微歟。故天下洪流巨澤。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者。非僅以其獨能赴海。蓋亦神異故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淮者均也。均其勢也。又韋也。韋繞揚州北界。爾雅曰淮別爲潁。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爲醴。東流爲淮。自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然後長驚。蓋初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栢之傍小山。即大復山也。桐栢山爲地穴。上爲維星。風俗通曰淮廟在唐州東二十里。廟前槐樹下有一泉眼。淮水出焉。其源甚窄。可驀而踰。流至揚徐間始大。岷山之發江。僅若甕口。淮出桐栢。力能泛觴。卒之成川注海。其所從來遠也。沂水至至下邳入泗。泗水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先入泗。泗入淮耳。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泗水出卞縣姚墟西北墟。有澤。澤方一十五里。淶水澱渟。三丈始減。



澤西際阜。俗謂之媯亭。山有三石穴。廣圓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數夕之後。則傾陂竭澤矣。土人識其將漏。預以木爲曲狀。約障穴口。魚鱉暴鱗。不可勝載。自此連岡通阜。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也。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沂水出沂山。又曰艾山。又曰臨樂山。水有三源。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謂之魚窮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右會洛。預水出洛。預山。東北流。注之沂水。沂水自西南入于泗。泗水

自東南入于淮。淮泗之會。即角城。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祈。形猶獼猴。力踰九象。善應對。辨淮之深淺。源之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鎖于龜山之足。淮乃安流。唐史亦記漁人釣得古鐵鎖。刺史集人力引之。有青獼猴躍出水而逝。至梁武帝築淮堰。以灌壽陽。未幾堰潰。水怪萬狀。淮固有神歟。夫淮本受泗。沂以入海。皆清流。故淮爲清河。自宋神宗十年。黃河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支反爲主。清河以東之淮。亦且化而爲

黃矣。河與淮合。蓋河之利而非淮之利也。河濁善淤。今得全淮之水。與之并力。刷沙。是河利也。然河。或。有。時。而。淤。則。淮。入。海。之。道。爲。河。所。并。塞。凡。汝。潁。肥。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皆。無。所。洩。故。于。淮。非。利。也。且。今。皆。資。之。以。漕。而。閘。禁。不。嚴。致。河。淮。並。趨。而。南。變。同。趨。于。海。之。性。而。同。注。于。漕。渠。即。兩。河。無。事。之。日。東。流。勢。緩。海。口。淤。洄。加。于。昔。時。或。淮。水。發。則。盡。入。新。口。洶。湧。奔。湃。往。往。衝。閘。決。堤。漫。湖。壞。壩。或。湖。水。發。西。則。注。南。河。破。運。道。東。則。薄。北。河。破。堤。岸。若。兩。河。並。溢。則。民。皆。魚。鱉。矣。考。自。平。江。伯。創。挑。運。河。至。惠。濟。祠。鑿。開。以。接。北。河。其。法。全。仗。水。平。清。江。口。自。新。莊。閘。而。下。因。其。卑。高。遞。爲。五。閘。板。閘。而。下。南。抵。瓜。儀。堤。湖。鑿。渠。置。閘。設。洞。水。各。相。平。以。時。蓄。洩。又。慮。河。溢。則。南。侵。漕。于。是。堤。北。河。之。南。岸。長。四。十。餘。里。以。護。漕。河。而。石。甃。鷄。嘴。于。草。灣。對。岸。之。衝。以。護。堤。慮。淮。漲。則。北。侵。漕。于。是。築。漕。南。之。高。家。堰。長。二。十。六。里。餘。以。護。漕。河。而。磚。甃。洞。于。高。埠。有。辨。之。

界以護堰。一防北河黃流入口。不免泥淤。一防各閘啓閉無時。不免淺涸。故運河止許漕船鮮船出口。而餘船皆由五壩車以出外河。法至嚴也。法久日弛。遂欲塞舊口。開新口。且不究水平法度。何怪乎淮之却流而南。并引河同注于漕渠哉。故舊口不可不復。閘鑰不可不謹。五壩不可不築也。或謂宿遷而下。河流迅溜。蓋黃河上流。往自歸德出沛下徐。地勢高卑。不甚相遠。雖泛濫可支。厥後黃河徙出蕭碭。直下徐邳。地勢高猛。衝淌新堤。不啻拉朽。所衝堤缺。滾爲深淵。下埽植椿。百計難塞。幸而堤就。雖能束水在堤。其實水行堤上。急如建瓴。則故道宜講。此一說也。或謂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洙泗東趨。赴淮入海。故道沿河者。誠能又開此河。赴海必勇。雲梯關下淤套葦場。當自蕩滌。而海口廓矣。此又一說也。或謂邳州下流。有鋤頭灣。河流二十餘里。行緩沙留。故邳徐漲。今鋤頭灣不可改易。宜于黃河水落之時。姑截住上流。任其漫散。直須

從邳州以上。力濬河身之積淤。河中必見老底。兩旁必見老岸。則水由地中。而缺口自出。河底既深。則老岸即堤岸外。即田矣。直以築缺之力。而濬老底。以築堤之力。而清老岸。此又一說也。至高堰築于漢陳登。平江伯復大葺之。良爲兩河關鍵。昔者黃河自宿桃。至于清河。奪清淮入海之道。淮河勢弱。退讓而不敢爭。始穿高堰入高寶河。而泛濫于高泰山寶興鹽之間。黃河因無淮水之刷。沙積河淤。桃源不能即流。遂由崔鎮等處四潰。國計民生胥病矣。必高堰堅築。淮不南溢。則清口積沙。借淮以衝。或者不察。虞淮漲之浸泗。欲決堰以瀉淮。不知堰一決。則淮盡趨于湖。入海之分数少。而淮弱矣。淮弱則黃躡其後。而清口淤矣。清口一淤。高堰雖決。必不能盡洩。淮漲也。蓋淮但可導之。以入海。而必不能使之由湖。以入江。淮南之地。由高寶而東。則俱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淮之不得達于江也。地限之也。嘗譬之。淮爲泗患。淮即泗之寇也。爲

泗計者。宜逐之出境。而誘之四出。使掠內地。可乎。黃爲淮患。黃即淮之寇也。爲淮計者。宜堅壁以待。而預自退縮。使黃得乘勝長驅。可乎。况今淮黃合從而至。上不圖守之于要害。下不圖洩之于尾閭。而徒曰撤堰。是不知割地之難于自完。而滅虢之終于取虞也。又有爲開周家橋之說者。不知周橋之去高堰幾何。特堰迤北而橋迤南耳。黃能躡淮而趨高堰。獨不能躡淮而趨周橋乎。夫淮退則黃進。淮愈退則黃愈進。黃旣侵淮而入。淮必不能敵黃而出。故必固高堰。使全淮盡趨于清口。而後黃淮庶不爲泗患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水經註曰。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原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出谷。他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

穴枝間。又東北流而會于殊源也。今考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在渭源縣西與南谷山相連以爲二山者誤矣。雍大記曰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泉眼周圍七尺四時流注即渭河之源也。逕西安府咸陽臨潼渭南朝邑等縣而入黃河鳥鼠同穴或言其共爲雌雄者或言其不爲牝牡者今之遊其者見鳥形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崖穴穴口有鼠狀如常鼠而缺唇似兔蓬尾似鼬與鳥偕入彼此睥睨有類雌雄其肅志謂鼠名兀鳥名本周兒與古所傳鳥名鷓鼠名鼯不一蓋俗所沿也。澧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澧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澧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詩云豐水東注唯禹之績豐源發南而其末流投北入渭未嘗東也其曰東注者渭正流東豐已入渭則遂與之俱東也。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於河。洛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又落也水自上而下。

有投流處也。春秋說題詞曰：河以導坤出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沉禮焉。山海經曰：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又曰：謹舉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河圖玉板曰：倉頡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即于此水也。地理志云：洛出冢嶺山，冢嶺即謹舉也。熊耳有三：一在陝州東，一在宜陽，漢光武破赤眉，積甲與熊耳山齊者也。一在盧氏，兩峰相並如耳者，禹所導洛處也。四瀆之外，大水甚多，而獨言渭洛者，雍水莫大于渭，豫水莫大于洛，而渭則與涇、澧、漆、沮散列，洛則與伊、瀍並敘，不舉渭洛，獨言之，不知二水爲諸水之綱也。先漢後漢，先濟後淮，皆自北而南，渭洛在北而後列者，以其河不得爲瀆也。江漢自其源導之，故先言山而後言水，淮渭洛自其盛處導之，故先言水而後言山。沉水不言山，流伏不可據也。今按四瀆之水，以海爲宗，渭洛之水，又並以河爲宗，記

再貢合註 卷之四  
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河不擇細流。而以海爲壑。源委則有間矣。若四瀆渭洛皆可引以溉。而其性各殊。淮南子曰。河水中濁宜菽。漢水重安宜竹。江水肥仁宜稻。濟水通和宜麥。渭水多力宜麥。洛水輕利宜禾。又按天下之水。皆趨東海者。以大地之形。西高東下也。然此就中國言之耳。崑崙天下之中。山形最高。東西南北皆下。崑崙之東。江淮河濟皆東流。流沙以西。皆西流。白吐蕃兩廣水皆南流。沙漠以非皆北流。大海之量。百川歸之而不竭者。正以尾閭洩之。從下處轉輸。回環無窮。故曰如沃焦。然非水真焦竭也。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五

雲間夏允彝撰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  
陂四海會同

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  
總叙之所攸同者何四海之隩咸奠居矣九州  
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山滌除泉源  
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  
之水靡不會同而有所歸矣州注也郡國所注

仰。又疇也。疇其土而生之。又長城者爲州。州之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顓頊至禹。皆爲九州。舜以冀州廣大。分爲并州。幽州。分青州爲營州。至禹復爲九州。商之九州。則冀。幽。營。兗。徐。揚。荆。豫。雍也。周之九州。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漢承秦制。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改雍曰涼。梁曰益。增交趾爲交州。晉分爲十九州。自晉以後。爲州彌多。所統彌狹。離析磔裂。禹制不可復問。唐分天下爲十道。後爲十五道。宋爲十五路。已又增三路。又爲二十三路。國朝爲兩直隸。十三省。而州名并亡。禹州之與舜異者。禹主于治水。幽。并。營。皆北方。廣莫之地。懼水患少。故幽。并。統于冀。營。統于青。時四夷來王。封域極廣。肇十有二州。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周時大約與禹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

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堯矣。華陽。璆鐵。砮磬。在禹貢。爲梁州之山。與貢也。而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矣。禹貢。豫州。曰。被孟諸。而職方。以望諸。隸青。是青之入豫也。禹貢。青州。曰。鹽。海物。而職方。堯州。曰。其利。蒲魚。是堯之入青也。蓋周以禹之冀州。分而爲三。以禹之八州。合而爲六。省去徐州者。蓋洪水之害。淮河爲大。禹于其下流。施功爲多。故建徐州。周時。碣石淪于海。正東之地。不及于虞。故有青。堯則雖革徐而東方地。不爲有餘也。并梁于雍者。以雍爲王畿。居中制外。梁爲雍阻。固故合之。以爲王畿形勝也。蓋州始於人皇。州統縣。縣統郡。始于周。郡統縣。始于秦。州統郡。郡統縣。始于漢。割據之世。置州乃多。至隋而州郡相等。唐乃混州郡爲一。宋始有府。猶與州並置。不相統。其在于今。府始大而州益小。蓋與縣等矣。古者之制。八家爲隣。三隣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蓋州凡四十三。

萬二千家。禹平水土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三十三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土宜風俗之異者。青徐角羽集。寬舒遲。人聲緩。其泉醜以酸。荆揚角徵會。氣漂輕。人聲急。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接。剛勇漂。人聲騫。其泉苦以辛。兗豫宮徵合。平靜有慮。人聲端。其泉甘以苦。雍冀合商羽。端駛烈。人聲絕。其泉酸以醜。冀州堯都所在。

疆域尤廣。山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俠。而鄴郡高齊國都。浮巧成俗。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閭井之間。習于成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江淮濱海。地非形勢。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閩越遐阻。僻在一隅。難以得撫。兗州地非險固。風雜數國。每戰爭之時。傷夷特甚。宇內平一。又如近古之風焉。青州號稱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

鐵。人情變詐。好行機術。蓋因輕重而爲弊也。徐州鄒魯之境。蔚有儒風。而分裂之代。彭城要害。爲天下所必爭。講誦風微矣。大抵徐兗其俗略同。豫州荆河之間。四方輻輳。故周人善賈趨利。而織嗇。韓國分野亦有險阻。土中風雨所交。可以建都立社。雍州四塞爲固。被山帶河。自秦漢建都五方錯雜。風俗不一。邊地迫近胡戎。多尚武節。荊州風俗略同。揚州雜以蠻夷。率多勁悍。兵強財富。地迫勢危。稱兵拔扈。無代不有。梁州之民。少愁苦而輕易淫佚。土沃肥無凶歲。四塞險固。王政激缺。拔扈先起。此九州之大略也。論語摘輔象曰。兗豫屬上台。荆揚屬下級。梁雍屬上中。冀州屬下級。青州屬下上。徐州屬下下。淮南子曰。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括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申土。其言之荒遠者。鄒衍云。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

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者有九、乃謂九州也、有禪海環之、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淮南子以爲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殞、八殞之外、而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殞八澤之雲、雨九州而和中土、至佛氏以天下有四、大洲、而中國特南洲之東、一隅引禹貢東漸于海、謂上古聖人已知震旦之介在東偏、尚有南西北海未之及也、邇者西洋氏浮海而來、已歷八萬里、亦分天下爲五大洲、而中國特一洲之一隅、天地至大、孰能測其是與非、若聲名文物之盛、即二氏以爲莫中國若也、室隅爲隩、言隩極其涯際也、又隩深也、涯內近水者爲隩、天下之山水無窮、而見于禹貢者可數、故以九州之山川統言之、或曰弱黑河、漾江、沅、淮、渭、洛也、九山、岍、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播冢、內方、岐也、

周禮所記九山爲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岳山、醫無閭、霍山、恒山、九川爲江、漢、滎、洛、淮、泗、河、沛、涇、汭、漳、虢、池、嘔、夷、九澤爲具區、雲夢、圃田、孟豬、大野、弦蒲、獫狁、養、楊、紆、昭、余、祁、九浸爲五湖、潁、湛、波、澆、沂、沐、盧、維、渭、洛、菑、時、汾、潞、涑、易、爾雅十藪有大陸、海隅、焦、護、而無弦蒲、獫狁、養。此山川之見於經者也。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爾雅曰：泉一見一否爲濺。井一有水一無水爲灇。洿，濫泉正出。湧，出也。沃泉，縣出，下出也。汎泉，穴出，仄出也。涇，闕流川。過辨，回川。澼，反入。澗，沙出。汧，出不流。歸，異出。同流肥。澗，大出尾下。水醮曰辱。澤，止水也。易解曰：天地之間，水最多，然坎爲水而兌出于澤者，以坎乃陽水，陽主動，江河之流是也。兌乃陰水，陰主靜，湖海之滙是也。陂，繁也。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澤，言旣陂，水定之後，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也。禹之導水，豈無隄防，亦惟其宜耳。周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

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汙庫，以鍾其美。杜預曰：項戶口日增，而陂竭歲決，良由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雨水，輒復橫流，延及陸田。其舊陂舊竭，皆當脩繕，以積水。諸所造立，皆決瀝之。又曰：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前陂澤爲利亦大矣。禹所治水，惟黑水入南海，餘皆入東海。而言四海者，總入于海。自海圜流，無不之也。又或以爲會同者，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也。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同其貫利，必先辨之於其始，乃可同之於其終。禹貢所分九州，別其山川貢賦者，所以立其辨也。九州攸同，以下又所以同之也。有以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各得其所，而不亂。有以同之，則同軌同文，同倫各要其所，而不見其異。此



疆理天下之大要也。今按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江河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爲溝澮以達于川井田之制即自禹定之也。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惟曰盡力乎溝洫而已。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而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小水有所疏分則大水不至溢決而水無不治則田無不墾。後世舉古溝洫封畛之法而盡毀之。水何得不爲害也哉。

六府孔修庶士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水火金木土穀貨財所聚。故稱府。所以孔修者五行一曰水。水治則六府皆治也。然六府亦皆有事焉。如敷土而土可宅可藝可作。又是脩土也。刊木而木漸包。惟條惟喬。是修木也。土可作藝而或賦總。或賦銍桔。或賦粟米。是修穀也。苟金不修則荆揚必無三品之貢。若火不修則雍青安得鹽鐵之供。凡此皆孔修者也。展禽曰五

行所以生植也。各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淮南子曰：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夫穀出于土，經不言五行而言六府者，以穀之利甚大，且水火不資于作爲，金木自產于川澤，惟土爰稼穡，非力不成，故兼言之也。交正庶土以定貢，結九州貢篚之物也。咸則穀土以定賦，結九州九等之田與賦也。慎者視其土所出，不責所有于所無，且惟服食器用也。成賦者以萬民惟正之供也。夫地產美好，鮮不爲崇民之所利，無幾而土之所徵無窮。至有一食物之微，一木石之異，致貽禍一方者。禹之底慎爲不可及矣。若田之肥瘠懸殊，有不易之田，一易之田，再易之田，上者或畝值一金，而下者草萊污下，募人佃之而不得。又有陵谷變遷，浸蕩失陷者，後世差等無法，審視不勤，致下田或徵上稅，甚有無田徵稅者。則壤之法，可不兢兢哉。地之肥瘠等級甚多，而止定爲上中下三壤者，舉其大較也。三壤之中，

又各有三品。復有上下錯而總之爲三壤。禹之法亦密矣。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藉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爲奸。不亦休哉。鹽鐵論曰。禹治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蘇傳曰。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通而平準之。書疏曰。交正者。水災旣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墟還復其性也。或曰。三壤乃所以交正也。水土旣平。財賦隨定。易生心于廣大。以三壤爲則。無偏輕重矣。賦止中邦。無勤遠略矣。且賦曰。成則一成不變。并無加賦之累矣。此所謂底慎也。不言貢者。舉賦可以該貢也。

錫土姓

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土以立其國。姓以立其宗。土姓錫而宗國定矣。國立而後民人有所依。宗立而後族姓有所繫。人有所依。斯有以君

之。族有所繫。斯有以宗之。方水土未平。諸侯各有國土。百官亦各有族姓矣。至此而復錫之者。前乎此。惟有所不普。故復徧錫之爾。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非禹所得專。而實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封建立姓。皆始于黃帝。又曰軒丘命氏。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夫上古之民。屯冥顛蒙。猶草木鹿豕然。此其勢不至于狡鬪搏噬不止。則必就其能萃能羣者而君之。宗之。成聚成邑。成

都成圻。而封建昉焉。人皇之世。業分天下爲九區。軒后之世。選賢與能。分州畫野。並建萬國。俾各有守宇。以爲天下治。故封建者法天星土。因地山谿。順人歸往。物土方宜。實制天下之大義也。在易屯之象曰。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比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不其重歟。黃帝方制萬里爲萬國。各百里。禹塗山之會。亦稱萬國。建國凡五等。而其時海上。有十里之國。湯定三等之封。凡三千

國周定五等之封千七百七十三國虞夏之制不可詳考而夏殷之制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各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

三國各山大澤不以頒其餘以祿士為間田凡九州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由此言之分國更少是附庸小國多于大國也自封建法壞而井田雖在不得獨存蓋封建之君視其田皆世業也其民猶佃戶也郡邑之世制地廣大且人傳舍其官田之授受農之上下安能時察而定之哉史記伏羲制嫁娶正姓氏以重人倫之本而使民不賣國語曰司商協名姓商金聲清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也傳曰保姓受民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白虎通曰姓者生也書云平章百姓所以有百者何以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各具

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推。五  
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  
也。觀射父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  
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  
百姓。晉司空季子曰。同德為同姓。同姓為兄弟。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其同  
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  
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陳隨  
隱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氏謚官邑。六者而

已。今推廣為十七類。一曰以國為氏。五帝之前  
有國者。不稱國。以名為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  
伏羲氏。燧人氏者。也。神農。軒轅。雖曰炎帝。黃帝。  
猶以名為氏。至唐虞夏商周。而后以國為氏。諸  
侯亦然。魯衛齊宋之類是也。支庶稱氏。適他國。  
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韓則稱宋朝。衛公孫鞅。  
在秦則稱衛鞅。二曰以邑為氏。原以同邑而得  
氏。申以楚邑而得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魯。  
而以沂相為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為王卿氏。

而。以。甘。士。爲。氏。三。曰。以。鄉。爲。氏。四。曰。以。亭。爲。氏。封建五等。降國爲邑。邑有關。內侯。鄉侯。亭侯。關內邑者。溫原。蘇毛。甘樊。祭尹之類是也。封于鄉者。以鄉氏。如裴。陸。耨。寵也。封于亭者。以亭氏。如糜。采。俞。豆。歐。陽也。五曰。以地爲氏。居傳巖者爲傳氏。徙稽山者爲稽氏。主東蒙之祀者爲東蒙氏。守橋山之冢者。則爲橋氏。耐氏。因耐頌。食于耐門。穎氏。因考叔爲穎谷。封人。東門襄仲爲東門氏。桐門古司爲桐門氏。隱于甫里。綺里者爲甫里氏。綺里氏。六曰。以姓爲氏。姓之爲氏。與地之爲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賜者爲姓。不得賜者爲地。居姚墟者。賜以墟。居羸瀆者。賜以羸。姬之得賜。居于姬水。姜之得賜。居于姜水。七曰。以氏爲氏。八曰。以名爲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駢。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威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曰魚莒。魚石。魯孝公之

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曰展無駭  
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  
孫曰豐卷豐施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爲  
狐氏王子朝爲朝氏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  
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父字爲氏者季孫  
鉏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父名爲氏者九曰  
以次爲氏伯仲叔季之類是也十曰以族爲氏  
族近於次者氏之別也孟氏仲氏別兄弟也丁  
氏癸氏別先後也祖氏彌氏別上下也第五氏  
第八氏以同居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  
字之別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羆氏名之別也  
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  
叔孫氏嫡庶之別也十一曰以官爲氏太史太  
師司馬司空是也十二曰以爵爲氏皇王公侯  
是也十三曰以謚爲氏莊氏出于楚莊王康氏  
出于衛康公魯僖公宣公之後爲僖氏宣氏文  
武哀繆皆是也十四曰以吉德爲氏趙衰人愛之  
如冬日後爲冬日趙氏吉有賢人爲老成子後



爲老成氏。十曰以凶德爲氏。英布被黥爲黥氏。楊玄感梟首爲梟氏。十六曰以事爲氏。夏后氏遭有窮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生少康。支孫以竇爲氏。漢武帝以丞相田千秋乘小車出入省中。後因以車爲氏。十七曰以技爲氏。巫者之後爲巫氏。以至卜氏。匠氏。豢龍。御龍。干將氏。又有以爵系爲氏。國系爲氏。族系爲氏。名氏爲氏。國爵爲氏。邑系爲氏。官名爲氏。邑謚爲氏。謚氏爲氏。爵謚爲氏。大抵皆複姓。而夷狄之氏不與焉。三代之後。姓氏混矣。夫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賜姓。故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而後世一之。誤矣。鄭樵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陪其國家。亡氏與失國同。可知其爲賤也。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

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于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姁媯姑之類是也。所以爲人婦之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孔穎達曰。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于下。而戚單于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傳稱家皆爲氏。氏族一也。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于天子。族則稟之于時君。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其士會之孥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自別其族爲輔氏。此類皆身自爲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于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王鑿曰。今人多以

氏爲姓。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裔。出族則氏之所繫而已。蓋別姓則爲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愷既出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詩曰振振公族。太史公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又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十四氏。又如周本姬姓。其子孫如魯衛毛邾郟雍曹滕畢原。鄆郇刊晉應韓凡蔣邢茅各以國氏而皆姬姓也。後之文人惟昌黎知之。故曰韓姬姓。又曰與韓同姓爲近。夫先王姓氏爲重。謂姓氏必稱其功德也。後世沿末忘本。後世以降專尚門第。有司選舉。必藉譜籍。尚官之弊。至于尚姓。尚姓之弊。至于尚詐。欲通歷代之譜而別其真僞。不亦末乎。且自族別而爲姓。姓別而爲望。望別而爲房。故姓多則訛其俗。望多則訛其姓。房多則訛其望。疑舛相承。豈復可辨。春秋之時。諸侯之國。

凡一百十五。可以知其姓與爵者四十有六。晉楚之類是也。知其姓而不可以知其爵者一十有八。焦陽之類是也。知其爵而不可以知其姓者一十有七。沈之類是也。爵與姓皆不可知者三十有二。陸渾之類是也。即知其姓者亦難盡信。如以趙爲芊姓而子長以爲姬姓。以邪姓曹國爲重黎之後。又以爲吳國之後。至以姜氏爲伯夷之後。又以爲四岳之後。四岳舉伯典三禮。豈得合爲一人。子長所記本紀世家其苗裔歷歷可稽。然堯爲舜之從高祖。而舜乃妻其女。鯀乃舜五世從叔祖。與舜同爲堯臣。湯與王季同世也。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何懸絕至此。左氏羸姓爲伯翳之後。班固又以爲伯益之後。韋昭以伯翳即益也。孔穎達復以伯益爲臯陶之子。按史記臯陶之後封蓼。伯翳之後封秦。垂伯益之後。不知所封。是則伯益伯翳臯陶各爲一族。翳與益不得爲一人。而益不得爲臯陶子矣。今姓氏可

考者共四千六百六十五姓有傳之于古而世  
 派難詳者。如大驪氏之後有隗氏大隗氏大嵬  
 氏鬼驪氏之後有嵬氏饒氏撓氏刹氏鬼驪氏  
 虺隗氏之後有虺氏隗氏渾沌氏之後有渾氏  
 沌氏屯氏吉夷氏之後有吉氏史倉氏之後有  
 倉氏史氏侯氏侯岡氏夷門氏倉頡氏柏皇氏  
 之後有柏氏柏常氏常氏柏侯氏白侯氏中黃  
 氏之後有栗氏陸氏昆連氏之後有釐氏驪氏  
 赫胥氏之後有赫氏赫胥氏葛天氏之後有葛  
 氏權氏尊盧氏之後有尊氏尊盧氏罇氏祝融  
 氏之後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和氏祝融氏昊  
 英氏之後有昊氏有巢氏之後有巢氏朱襄氏  
 之後有朱襄氏陰康氏之後有陰氏零氏無懷  
 氏之後有懷氏無懷氏此咸在上古之世無得  
 而稽也。有流傳于後而誕妄難信者。如以雙姓  
 為出蒙雙奇姓為出伯奇愚出愚公度出度支  
 罕出冠軍皇出三皇春則自于春申有則自于  
 有巢居本于先且居西本于西門豹芻因于牛

哀之食芻。茲因于才子之宣。茲審出于面勢之  
審曲。又如童出于老童。洪出于共工。箕出于商。  
紂伊繇。唐堯。昌繇。昌意。累出螺祖。聃出聃季。載  
而卑本于卑耳之國。皆近謬妄。夫山名非必從  
山。鳥名非必從鳥。國邑之名。古之從邑者甚少。  
邾邠郕。邾之類。豈皆因失國而去邑耶。至言張  
本張宿。柳因柳宿。益無所據矣。且盧雷陳甄。既  
云聲轉。仇求棗棘。則謂仇改。并其字訛之矣。東  
方生曰。束來爲棗。而棗陽本棘陽也。是棘祇棘

據之。改爲棗。非避仇也。世之避翼祖諱者。析其  
字爲文。苟二字。而不知翼祖之諱。不從文。不從  
苟也。昔魯之公索氏。將祭而忘其姓。人以是卜  
其必亡。而隨之文帝。惡隨之從走。乃省以爲隋。  
不知隋自音妥。尸祭鬼神之物。殺裂落肉之名  
也。卒之國以隋裂而終矣。姓氏之來。可不重歟。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禹經理之本也。無此以爲之本。雖胼手胝足。  
勞其身以爲天下。能使人之不。應後志也哉。夫

禹之治水，興徒衆，毀山陵，墮地脉，苟非以至誠感人，天下之怨咨無窮矣。且穿幽入深，不逢不若，非德感人神，何以臻茲。劉子曰：美哉禹明德遠矣。展禽曰：禹能以德修，鯀之功，祇德固治水之要道也。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

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叙弼成五服之事，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

服，日月躔次千里，故以千里象之。甸，乘也。周制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城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藁，總皆送之。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或曰：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銍，護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以銍貢者，謂半藁也。去皮曰秸。郊特牲曰：莞簞之安而藁秸之設，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近，既納總、秸、銍，而又服輸將之事也。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內納。

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銍。三百里去藁麤皮。四百里則簡銍而納粟。五百里又遠則去殼而納米。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麤而輕者精。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輕重耳。甸服最近，故每百里即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治近者詳而治遠者略也。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所貢入不過五十里。所以挽輸不勞也。禹之甸法通于天下。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王畿獨以甸名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農也。帝王建都必擇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師衆也。言天子之居。旣衆且大。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爲國。故冀州不言貢。而專以總銍秭粟米爲賦。冀州供蠶絲。豫州貢絺紵。則衣服資焉。若夫大賂南金犀革象



齒珠貝之類。皆遠于畿甸。而或貢于要荒之服。焉。苟帝王以爲貢篚之要。國家所急。則堯舜之都。遷于荆梁久矣。其肯以冀爲都。區區禦大河之患。圖一日之安耶。及周之衰。荆揚陷于吳楚。貢金不入。而天王求之于魯。蓋以魯通于吳也。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且甸服之民力穡。則京坻之積。不抑給外藩。亦足以壯根本而消窺伺。防漸之意。激矣。自漢都關中。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其後漕穀至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所在騷動。唐全倚辦江淮。然太宗以前。運粟關中。不過二十萬石。玄宗時。韋堅漕粟四百萬石。大盜繼起。而漕事亦壞。宋初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寢假而汴河歲漕至六百萬石。元人爲歲漕不至。乃議京東海田。城門一閉。無所得食。多抱珠玉而死。皆以不講甸服之義。而集游惰于京師。虛口坐食。以致王畿之重。全倚漕運爲咽喉。一日食梗。其斃可立而待。國朝定鼎燕薊。即古冀州之墟。先年有

議與西北水利者。卒格不行。而歲漕東南粟四  
百萬石。以爲常。然西山一帶多有水田遺址。而  
天津涿鹿邈來增墾。彌望禾黍。未嘗無利也。似  
宜專制勸農之官。開渠履畝。以廣積貯。可以省  
飛輓之勞。可以限戎馬之足。不至根本空虛。全  
仰外運。所禪豈淺鮮哉。蘇秦說燕亦云粟支二  
年。且謂民雖不田作。而棗栗之實足食于民。今  
京師實古燕地。而樹藝鹵莽。緩急無備。良足歎  
也。至甸服之名。亦古今不同。唐虞稱服。殷周稱  
畿。或曰國畿。或曰王畿。周公因禹所弼。除畿內。  
更制天下爲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  
外爲侯服。侯服之外爲甸服。其法因井內而制  
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  
十里。十成爲終。十終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  
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先王之有天  
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  
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  
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

天地無逢其災害。又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衛侯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大抵名有不同。而天子止自食其畿內。千里之外。止貢土物。三代以上所同也。丘氏濬曰。虞夏之世。天子之田。上

所謂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其所賦以食人。藁以飼馬。無非以爲國用。然因地遠近。各有遠近之等。精粗之異。非若後世之無別焉。

又曰。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遠。我上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南爲最遠焉。當效漢唐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其舊而加以番守之事。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阨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爲輔。以守紫荊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牖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

量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  
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屏蔽。遇有事調  
發。則國家省轉輸之勞。邊方足備禦之具矣。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又曰斥侯而服  
事也。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采蓋食邑也。人君  
賜臣以邑。采取賦稅。謂之采地。何休曰。謂不得  
有其土地人民。采之取其租稅耳。又采官也。因  
官食地。故曰采。爾雅曰。采寮官也。周官任土之  
法。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  
大都之田任疆地。家邑大夫之采地。即家削之  
賦也。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  
食邑。邦都之賦也。張氏載曰。采地所得亦什一  
之法。其餘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  
地。必有貢。貢者必于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所謂  
幣餘之賦也。呂祖謙曰。周禮一曰牧。以地得民。  
是畿外諸侯世爵者也。二曰長。以貴得民。畿內  
諸侯世世受采地者也。男。任也。任王者事。侯者

侯也。侯逆順也。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男邦小國。自三百里以外。皆諸侯大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古者建國。率小大相維。其邊國皆大國也。寰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爲中外之差。寰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爲中外之差。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霆百里。所潤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比王者爲陰。南面賞罰爲陽。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功德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安也。內安中國。外安邊疆也。王者之施政教。總期乎安靖。文武並用。一張一弛。安民之務也。或曰安服王者之政。不侯要束而自服也。揆度王者之政教而行之。恐牽于文法。有所窒塞。故文教必揆也。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修之。內三百里。非廢武衛。而文其所重。外三百里。非無文教。而武其所急。自綏服而內爲華夏之地。外爲夷狄之區。綏服介華夷之

中。文治內。武治外。辨之于微。防之于豫也。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微也。邊徼也。或曰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要束以文教也。又如裳之有要。所以綱統四裔。夷者易也。無中國禮法也。蔡。法也。放有罪曰蔡。法三百里而差。或曰蔡之言殺。滅殺其賦。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可以要結爲戎索也。荒則荒忽無常。不可以人情測矣。夷猶易也。蠻則慢也。甚于夷矣。流則遠放之。罪重于蔡也。或曰蠻之言緝也。以繩束物之名。流如水流。其俗流移無常。政教隨其俗也。又流行無城郭常居也。夫流與蔡並在蠻夷之外。則帝王之擯小人嚴于防夷狄矣。苟徒驅之出境使雜居狄戎中。猶懼其相誘爲非。故更驅而外之也。五服之說不一。鄭玄以爲五百

里制定于堯。乃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夫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玄之說。難可據信也。但周禮王畿之外。有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蕃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漢土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何以頓異。易氏曰。禹之五服。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計其兩面之數。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是計其一面者也。周之王畿與禹甸服同。不言五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也。禹五服總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周九服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其增于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于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于禹。而其地未嘗增也。周禮雖稱九服。周官止曰六服羣辟。又曰六年五服一

朝。是則侯衛以降。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若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必兼夷衛之初封。人民氏族土田分器。至詳至悉。未有一言及附庸者。然又有一說焉。冀禹之所都。冀之北境。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且至于沙漠不毛之地。周之東遷。洛陽爲土中。曹去王城八百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縣百七十里。已爲男服。蓋曹順流極便。而鄭則成臯虎牢之險。夫豈五服非若畫棋局然。以定遠邇也。是故幽州邇于碣石。而共工流。蒼梧遠于衡山。而虞舜狩。章俊昌曰。先儒謂禹服據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里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此殆不然。古者百里當漢一百二十一里。禹貢五千即漢之六千也。况五服萬里。當以東西四正爲據。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一在東北隅。一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



方一尺者。衰之而度其兩隅。則爲尺有四寸。而羸。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而禹貢所屆正南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爲戎狄。是五服之制。惟東西南三方爲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烏道之云乎。九州四正雖近。四隅實遙。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啓後世無厭之禍也。羅泌曰

禹貢四正彊理。東至瑯琊之海。西積石之河。五千里而縮。南至衡山。北泊單于府。五千里而羸。使皆封建百里之國。惟堪二千五百。總并遼東渤海。長城外。盡契丹高句驪。積石塞黑水。蘇鞞流沙之地。亦不能五千國。况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烏有所謂萬區百里國哉。呂覽言神農封建。彌近彌大。彌遠彌小。以大運小使。臂使指之道也。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古之天下方三千里止矣。五千里者。古今盛衰。山川菜藪。

之通數也。周世九服號七千里。而職方藩畿爲方萬里。斯亦未記之數。王畿所止亦曷嘗千里哉。周之西都。今之關東。而東都則洛陽也。二都地踞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猶不能以千里。王畿四方相距爲二方千里。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率相距爲百里。豈能容哉。固知畿服諸說。上世必有陰補相乘之道。爲疆理之定制者。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推聖化所及也。中國之地。南北比東西爲遠。故禹貢言聖人聲教之所及。于東曰漸。于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于南北則止曰暨。見聖人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限量也。東漸于海。海之地盡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猶有地焉。漸如水之漸積。底于海者也。被如天無不覆。天所覆被。聖化皆可至也。其所以漸被暨及者。風聞之聲。神化之教。使之聞而振動。未嘗體

國經野。以內治治之也。蓋天地間華夷有限。華處乎內。夷處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禹跡所及。惟有東海。而言四海者。猶言四方也。海。晦也。永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蓋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夷狄戎蠻形類不同。總謂之四海。言皆近于海也。四海之外。復有海云。湯問于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寔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亦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是以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夫九州惟揚。徐。青。冀。濱。海。而皆在東偏。西被流沙。而不見西海。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且非正北也。廣南爲南海。而禹服南越。尚有徼外。漢武帝事遠。西北二海。遂有身歷之者。條支之西。有海焉。後漢班超。又嘗遣其英輩。親其地。至于

西海之西。又有大秦焉。若北海則又甚遠。霍去  
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實臨瀚海者北海也。蘇武  
郭吉皆爲匈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而唐史載  
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在海  
北岸。然虜地所稱海者未必真海。凡青海西海  
蒲類海之屬。皆衆水鍾爲大澤。如洞庭彭蠡之  
類。借海名之。蓋塞外有水即名爲海。猶河北得  
水即名爲河也。洪邁曰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  
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  
于青滄則曰北海。南至于交廣則云南海。東漸  
吳越則云東海。無繇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  
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  
亦灣居一澤爾。甘英所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  
云。吳徵曰海之環于東南西北相通也。而西海  
北海人所不見。何也。西北地高。或踞高窺下則  
見極深之壑。如井沉沉然者。蓋海云。東南地卑。  
海水旁溢。不啻萬有餘里。中國之地。廣輪萬三  
千里耳。而東連海岸。以勾股稽之。水之所浸。倍

于中國之地者。二十而羨。其間洲島國土。不可勝窮。若三神山者。不知其幾也。丘氏濬以爲國家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于懷慶。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豈天子宅中之義哉。古謂青州爲北海郡。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滄海之處。于此立祠。就海而祭。爲宜。若中國之正西。在于秦隴。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旣爲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于雲南望祀之。李贄則以爲中國惟正東有海。四川天下之正西。山西其正北。雲南天下之西南。陝西其西北。皆不見有海也。廣東即南越地。可以爲正南之海矣。然閩廣接壤。亦僅可謂之東南海耳。故西北南正面皆無海也。且天下之水。皆從西出。陝西四川雲南之水。皆東流。注于東海。則三省皆去海甚遠。可知也。三省之外。其地更高。可知也。不然

何以不川流而西。注彼西海。而乃迢遞逶迤。必  
向東南耶。然則雲南只可謂之東南。而不得謂  
之西南矣。故據今人所歷地勢論之。尚少正南  
與西南。正西與西北。正北與東北諸處。以不見  
有海。故卜之也。總之大地無窮。孰能測其所極。  
而海環地外。更爲茫茫。近者西洋浮海至者。謂  
地與海本圓形。而同爲一球。居天球之中。如鷄  
子然。黃在青內。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每  
度廣二百里。南至北。東至西。各七萬二千里。地  
厚二萬二千九百餘八里。上下四旁皆生齒所  
居。凡足所竝。即爲下。首所向即上矣。且自述其  
由大西浮海入中國。轉南過大浪山。已見南極  
高三十六度。則大浪山與中國相對待可知。其  
言甚闕肆。今止以歷代封域之可紀者言之。漢  
攘却胡越。南置交阯。北置朔方。道里甚廣。唐東  
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  
十八里。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  
于都護。南北如前漢之盛。東不盡玄菟樂浪。西

則過之。宋東西六千四百八十里。南北萬有一千六百二十里。東南皆至于海。西盡巴燹。北際中山。而盧龍山前後十六州爲契丹所有。夏人割有靈夏。古雍冀西偏沒焉。于禹迹亦大屈矣。元南北混一。號踰于古。然羶吾中土。不足道。

明興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東盡遼左。西至嘉峪。南迄于海。北抵沙漠。遠過于宋。而方之于漢。北不盡朔方。東不盡玄菟。樂浪。南不盡南交。惟開滇南爲益。拓云天限華夷。

大漠限北狄。流沙限西戎。滄海限東夷。谿嶺限南蠻。若有意焉。而自秦以上西北衰。東南蹙。自秦以下。東南展。西北縮。亦古今之大運也。賈捐之曰。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斯帝王之道與。玄圭。水色。水土旣平。禹以玄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今越州禹廟元圭。匱藏之。色黑如磬。徑五尺。厚寸餘。圭。古作珪。瑞玉也。上圓下方。以象天地。以封諸侯。尚書旋璣鈴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出玄圭。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

佩蓋古者以德佩。禹有治水功。故天佩以玄玉。遁甲開山圖曰。禹至會稽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以自照達幽冥。禮緯稽命微云。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論衡云。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多傳會云。蘇傳云。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湯用玄牝。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珪。爲木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見于經者也。羅泌曰。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螻大蟻。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兩金標陽。禹曰。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兩先生于水。湯曰。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鳥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然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



其事則木。許氏曰禹貢專爲紀水之成功，而併及貢賦之數，故九州紀水道土色田賦之等，貢物貢道爲詳，餘皆或見或不見。古史言簡而意密，則又有言外之意。惟冀梁雍言山獨詳，諸州不言者，天下之勢西北高而多山故也。徐雖言山，乃蒙羽之小者。又止言藝，則不專主于導山。冀青梁不言澤者，冀梁多山而地峻，青邊海而水易洩，故三州無澤也。雍雖多山而豬野在其西北之偏，黃河之外，地形稍下，故有之也。揚荆豫梁不言原隰者，諸州有大澤者無原隰，有原隰者無澤。揚州彭蠡太湖其浸甚大，荊州雲夢澗數百里，豫之滎波荷澤孟豬皆巨浸，則原隰之地固少矣。究徐雍二者皆有者，究止言宜桑之土耳，而雍州豬野在河外，原隰在河內，相去甚遠，惟徐之東原不同。東原地甚卑，常有水患。雖曰原，其實下隰，謂居涕之東而稍高爾。梁州二者皆無者，爲多山而下不足豬水，且無曠平之地也。梁雍無筐者，多山之地，唯出獸皮，而所

織爲屬。不假于筐也。堯荆豫不言夷者。凡地接于山海邊陲之地。則有夷。豫居天下之中。荆雖居于南。而禹貢之地。不踰嶺。堯雖在東北。而其東南則接青徐。西北皆冀境。故三州無夷也。堯徐揚獨言草木者。三州在東方。皆河淮江之下流。被水特甚。草木不生。今水既洩而生草木。故特書此以表地平也。至于冀州不言境域及貢筐。則傳已言之矣。金氏曰。天地常形。固相爲句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脉絡。若以脉絡之

可見者言之。崑崙四垂而爲海。天下諸山皆起于崑崙。而崑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原之所出。即崑崙爾。崑崙之上。綿亘糾繆。句連盤錯。其南爲岷山。而岷山最大。其北爲積石諸峰。其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峰。其西北諸山尤爲綿亘紛錯。河之所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淮河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爲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亶。皆河原也。入匈奴以東爲陰

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而南趨爲北岳。以至太行爲北之脊。壺口雷首太岳析城王屋皆其羣峰。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漳滏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諸隴。則爲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荆山諸峰。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峰亘爲終南。屹爲秦華。東北爲穀陝。東南爲熊耳。外方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栢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爲嶽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峰。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爲荆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則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脉。爲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

支即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賁信諸山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過趨新安。峙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州。此所以爲異歟。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而爲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于疏闢之功。此其大約也。

山其大際也

國若山東而水之流

山其大際也



